

武侠新派·无名刀

创作马拉松作品

共 30 章 · 约 54311 字

第001章_槐花压檐

第001章 槐花压檐 秋日还没真正转凉，槐花村的地气里先有了一股收成将尽的干涩味。日头挂在半空，晒谷场上全是翻麦的人声，鸡从谷堆边钻来钻去，孩子在石磨旁追逐，叫喊里带着一点沙。无名蹲在自家地头收最后一垄豆角，袖口卷到肘弯，手臂上的筋肉在汗水里绷得很紧。他种地这三年，村里人最服他两样，一样是肯下死力气，一样是嘴严。别人家修屋抬梁，赶牛陷车，搬磨盘垒土墙，只要喊他一声，他多数都会去，不问报酬，也不多问缘由。周大山常说村东这块土像是认了人，自从无名住进来，那几块最薄的坡地都像长了脸，每年能多给半筐粮。阿豆蹲在田埂上，用削钝的木刀把一截树枝削成马。孩子满手木屑，抬头时额前都是汗，朝无名叫道：“无名哥，王婶说她家的井绳又断了，问你傍晚得空不。”无名把豆角一把一把码进筐里，点了点头。阿豆得了回音，心满意足地跳下田埂，又问他晚上能不能去河边逮鱼。无名看了他一眼，只说：“明早。”孩子立刻瘪嘴，却也知道这人话不多，答了便会做，抱着木马跑开了。无名直起腰时，左手虎口到腕上的疤被日头照得发白，像一条旧裂口。王婶远远瞧见，啧了一声，说这道口子搁寻常人身上，骨头都该废了，也不知他年轻时做过什么营生。无名把袖口放下来，没有接话。他回屋时，土墙上挂着才晒好的高粱穗，屋檐下压着一把用旧的镰刀，门边那张破板凳被他修过两回，还能再坐两年。屋里没多少摆设，一张床，一口灶，一只装粮的旧柜，梁上搭着布包，外头蒙满尘土，看着像谁忘了取走的旧衣裳。无名先把豆角送进灶房，再把井绳、木楔和铁钩装进篓里去给王婶修井。井台在村西，几个妇人正围着一口水桶说闲话，见他来，话头自然往他身上拐。有人打趣，说村里要是再住两个像他这样的壮劳力，来年便不愁山匪下山。也有人试探着问他老家在哪，家里还剩什么人。无名把断绳抽出来，手上沾了一层井水的凉意，只说以前走过很多地方，记不清了。几个妇人见问不出东西，也就笑笑散开。日头落山后，槐花村的嘈杂一下矮了半截。家家灶火起烟，鸡鸭回圈，河边的芦苇被风压得成片倒伏。无名背着空篓回屋，路过老槐树时，周大山正蹲在树根下抽旱烟。老人把烟杆磕了磕，抬眼看他，说今年村里收成还行，等过些天想让他陪着去青石镇卖一趟粮。无名应了。周大山又道：“你这人稳，我心里踏实。”话音不重，却让无名停了一下。他已经很多年没听过“稳”这个字跟自己挨在一处。三年前，别人提起他，多半先想到刀，再想到死人。如今有人

把他和井绳、种子、木犁捆在一块，说不上有多好听，却像一碗热饭下肚，能把心口压平一点。夜里月亮出来得晚，屋里只有一盏油灯。无名把井绳上剩下的麻丝收好，又上梯子去补屋檐。旧瓦松了两片，他伸手去按时，梁上的布包被碰得轻晃，包角裂开，露出一截发乌的刀鞘。那刀三年没出鞘，刀柄缠线已经磨得发硬，他偶尔会把它拿下来擦拭，却从不在白日碰。刀不是农具，也不是纪念，它更像一块压在胸口的石头，只要摸到，柳氏倒下那一幕就会跟着回来。无名把布包重新塞好，站在梯子上听了一阵外头的风声。村里的狗忽然朝村口连吠数声，又很快安静下去。这种叫法和见着野猫野兔时不同，短，急，像被人一脚踢住了喉咙。他下了梯子，吹熄油灯，靠门站了片刻。夜色从门缝里挤进来，院子里那口破缸积了半缸水，月光落在水面上，亮得发冷。不多时，村口传来车轮碾过石子的轻响，像有辆独轮车停在老槐树下。无名没有立刻出去，只把手按在门栓上。脚步声先在村道上停了一会，随后有人走到他院外，朝里看了几眼。那人像是个走夜路的货郎，肩上挑着担子，嘴里却不叫卖，只把目光在土屋、柴垛和院门上扫来扫去。无名推门出去时，对方刚好抬头，两人的视线在月色里撞了一下。那货郎先看见的是无名左手那道旧疤，眼神立刻收紧，接着才露出一张行路人常有的笑脸，说自己错过宿头，想借口水喝。无名提起院里的木瓢，从缸里舀了一瓢水递过去。那人接水时，拇指上的老茧磨得很偏，既不像常挑担子的脚夫，也不像写字算账的人，更像常年扣暗器和兵刃留下的磨痕。无名看见了，对方也看见他看见了。那一瞬很短，短得连远处草丛里的虫鸣都没停，货郎已经把瓢里的水一口喝完，谢了声，挑起担子往村外走。无名站在门口，看着那人的背影慢慢被夜色吞下去，心里那层压平三年的土，像被一根针重新挑开。那不是过路客，那是来认人的人。

第002章_夜狗惊田

第002章 夜狗惊田 后半夜起了风，天还没亮，村里的狗又叫开了。这一回不在村口，而是在东边菜地和豆田交界那一带，几条狗叫得一阵高一阵低，像沿着田埂追什么东西。无名在床上睁开眼，先听见柴门被风掀动的轻响，接着听见有人踩过干豆秆时压出的脆声。他没有点灯，只把墙边那根挑水扁担抄在手里，赤脚踩进院里的凉土。风里有股生人带来的油脂味，和村里灶火、鸡粪、潮泥都不一样，像是皮革和刀鞘泡久了后散出来的闷味。他没有走大道，贴着自家后墙钻进了菜畦。月光被云压住，地里只有一层发灰的亮，豆秧、瓜架和矮篱笆在夜色里立成一片乱影。无名蹲下去摸了一把土，指尖碰见一串新压出来的鞋印，鞋底纹细，步距却大，不是村里人。那人进村后没有直奔他家，而是先绕着东头几家土屋走了一圈，像在记门、数窗、量路。无名顺着脚印往前摸，耳边尽是狗喘粗气的声音。再往前十几步，一条黑影正伏在王婶家的菜窖边上，手里拿着根细竹竿，显见是在试探地面和院墙高度。若只是寻宿的货郎，绝不会半夜量人家的墙。无名踩住一截干枯玉米秆，让它在脚下发出一点脆响。黑影立刻回头，竹竿一抖，从中抽出一把短刀，动作快得不像个商贩。无名等的就是这一瞬，扁担横着撞过去，先打对方持刀的腕，再压住肩膀往地上一送。那人吃痛，身体一矮，顺势往旁边滚进菜地，刀光在豆叶间闪了两下，专往腿筋和肋下找。无名不愿惊动村里，只能把招数压小，扁担不离三尺，把对方往田外逼。两人一前一后踏进灌水沟边，沟里的泥还没干透，那人脚下一滑，身形斜了一下，短刀便慢了半拍。无名趁势一棍戳中他胸口，把人直接送进沟里。泥水溅了一身，狗也围上来叫，黑影抬手就想甩出

什么东西，被无名一脚踩住手腕，细小的铁蒺藜顿时散进泥里。“谁让你来的？”无名低声问。那人先装傻，说自己走夜路迷了方向，见村里有动静才想找地方躲风。无名没理会，扁担压在他喉口上，一寸一寸加力。对方终于收起那点没用的市井口气，盯着他道：“你躲得算久。”这话一出口，夜色里那层村野气息就散了，留下的只有旧江湖的腥味。无名把扁担往下压了一分，那人的呼吸立刻急起来，嘴边却还带着点硬撑出来的笑：“七爷说得没错，种地三年，你的手也没钝。”无名听见“七爷”两个字，心口像被冷水浇了一下。他不需要再问，知道赵七已经摸到了槐花村。那人见他神色一沉，以为捏住了要害，又往前送一句：“这村里多少人？三百？四百？你要是还不肯回去，后面来的人就不只认你一个。”话没说完，嘴角忽地抽了一下，舌头往后一缩，像是想咬碎什么。无名早防着他自断后路，扁担尾端往他下巴一抬，牙关被撞开，一枚蜡封的小药丸滚进泥里。那人眼里闪过一丝狠色，抬膝要撞，无名反手一记肘击砸在他太阳穴边，把人打得昏死过去。东方已见一点白，鸡叫从村西一户一户传过来。无名把人拖进自家后院柴垛旁，搜身时先摸到的是两枚碎银、一把折叠铜尺和一张记着屋舍方位的小纸。纸上画得极粗，村东头几间土屋却被圈得最醒目，其中一间旁边写着两个字：刀客。再往里摸，指尖碰到一块硬物。他把那东西掏出来，借天边的亮一看，掌心立刻收紧。那是一块半个巴掌大的铁牌，牌面刻着滴血似的衣纹，边沿磨得发亮，背后还有一道旧刻痕，形制和当年血衣楼给外桩验人的牌子一模一样。无名站在柴垛边，看着掌心那块冰凉的铁牌，许久没动。院外响起阿豆喊鸡的声音，王婶也开始提桶打水，村子像往常一样醒来，炊烟慢慢升上土墙。可他知道，天已经不一样了。赵七既然肯放外桩来量路，后面跟来的就不会只是一双眼。槐花村在外人看来只是个偏僻小村，在他眼里却比任何镖银都重；偏偏这种地方最经不起江湖人试刀。无名把铁牌揣进怀里，低头看了看自己沾满泥的双手。泥是种地的泥，可那块牌子一贴到胸口，三年前的血气便跟着醒了。他把昏死的人绑在屋后，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照旧去河边挑水。一路上，村里人跟他打招呼，他也照旧点头，连周大山问他昨夜狗怎么叫得那样凶，他都只说许是窜进了黄鼠狼。可他的眼睛已经在看别的东西了。谁家院墙低，哪条巷子能并排进三个人，晒谷场上那堆新麦若点着火会先烧到哪边，村外小河水深不过膝，拦不住练家子的脚。他以前做刀手时学的，从来不是怎样杀得快，而是先看地形，先看退路，先看哪里最容易死人。如今他站在村道上，重新用这双眼看自己住了三年的地方，只觉得每一处熟路都像露出了破绽。到中午时，屋后那人醒了一回，又被无名用麻绳勒住嘴。无名没再逼问，他知道外桩嘴里能吐出的东西不多，真正有分量的话，多半都写在那块牌子上了。血衣楼认人，从来不靠画像，靠的都是活人记活人。昨夜那个挑担子的货郎来这一趟，不是为杀他，是为回去把“无名在槐花村”这句话说实。这个消息一旦落进赵七手里，事情便再没法靠躲来收场。无名看着屋梁上的布包，知道那把刀很快又要见天光了。

第003章_旧刀见月

第003章 旧刀见月 傍晚时分，天边挂着一层灰白的云，月亮还没升起来，屋里先暗了。无名把柴门闩好，把绑在后院的外桩拖到柴垛更深处，又往他嘴里塞了团麻布，才抬头去看梁上的布包。那包东西三年没离过梁，落满烟灰和尘土，像一团和农家日子无关的旧瘴气。无名站了片刻，踩着板凳把它取下来。布一层层解开，先露出刀鞘，随后是刀柄，再后来连那股熟悉的铁锈和旧血味都跟着散出来。刀并

不华美，刀身比寻常腰刀略宽，刀背厚，刃口上有两处极浅的崩口，都是硬骨头和兵刃撞出来的旧伤。他把刀横在膝上，指腹慢慢蹭过刀鞘边沿磨白的地方。三年前离楼那夜，他把这把刀插进雨地里，本以为从此再也不拿，可人要是真能把过去埋进泥里，世上也不会有那么多走不出的梦。柳氏倒下时，他手里的刀比今天还稳。那一单本该和以往无异，委托信写得明白，说柳氏通匪藏银，害死同行镖师，留着便是祸害。他那时替血衣楼做事久了，见过太多人借“江湖规矩”遮丑，也早学会不去问真假。直到那女人死在灶边，孩子趴在她身上哭，他才在翻找所谓宝藏时发现一截烧剩的信尾。那封真正的家书里，只提到程千山把账簿和地形图分开藏了，要柳氏带孩子远走，不曾提过半个“匪”字。无名记得自己当时站在那间漏风的土屋里，脚边是血，手里是那半截信，胸口像被一柄看不见的刀捅了个对穿。他把屋子翻了个遍，没有找到账簿，也没找到孩子。等他带着疑心回去见赵七，赵七只看了他一眼，便问：“人死了没有？”那语气太平，平得像早知此事会这样落。无名从那一刻起明白，柳氏不是错杀，是有人故意借他的刀灭口。他当夜没有声张，只在血衣楼库房外取回自己那把刀，随后一路杀出后巷。追他的共有四人，死了三个，剩下那个瘸着腿逃回楼里，从此江湖上便多了个叫无名的逃人。刀出了半寸鞘，冷光照在屋里，连土墙都像薄了一层。无名把刀重新按回去，转身从床底摸出一只小木盒。盒里只放着一支旧银簪，簪头刻着一朵快磨平的海棠花，是他当年从柳氏屋里带出来的东西。不是为留念，是为提醒自己。这三年他种地、挑水、修屋、喂鸡，把每一天都塞得很满，就是怕一闲下来，那个雨夜和孩子的哭声就会跟着回来。可再厚的土也埋不住旧债，赵七的人一到，过去便像埋在炭灰下的火，一吹就明。第二天一早，无名照旧背上两袋豆子去青石镇。村里人只当他去换盐和灯油，周大山还托他问问镇上有没有便宜些的麻线。路上日头毒，官道两边的芦苇被晒得卷边，几辆牛车慢吞吞地往镇上走。无名在人堆里埋着头，眼角却一刻没停。镇口肉铺边多了个卖膏药的生面孔，脚店门前蹲着个满脸麻子的挑夫，手里挑的担子却空得太轻。若在往日，他也许不会多看；如今胸口藏着那块血衣牌，再看谁都像蒙了一层旧影。他把豆子送进粮行，换回盐、灯油和一卷麻线，正准备离开，脚店伙计从门里跑出来，压低声音叫住他：“东头那位大哥，有人给你留了东西。”无名转身，伙计把一张油纸折好的纸片塞进他手心，说那人是个跛脚老汉，只要他把纸交到村东种豆子的汉子手里。无名展开一看，纸上只有六个字：今夜，西坡破庙。末尾画着一撇细长的钩，像随手写的，又像故意留下的记号。他认得那一撇。赵七写字时，收尾总爱拖出一线，像在账簿上勾销一条人命。无名把纸折回去，塞进袖中，抬头去看脚店门口的街道。镇上照旧喧闹，卖药的敲铜铃，卖菜的扯嗓子吆喝，小贩和脚夫在尘土里擦肩而过。可在这片热气腾腾的人声里，他只觉出一种更冷的东西。肉铺前那个卖膏药的汉子换了个位置，正斜着眼往粮行门口扫；先前蹲在脚店边的麻脸挑夫也不见了，街尾却多了一辆停得太久的驴车。无名从他们身边走过时，没有抬头，只借着路旁铜盆里的水影看见那几人的脚尖同时朝自己转了半寸。这点半寸足够说明许多事。赵七的人已经把网撒到青石镇，不急着收，只等他自己往线里撞。他把买来的盐和灯油压在簋底，故意绕到镇北药铺，多买了一包止血散和两卷粗布。掌柜问他家里谁受了伤，他只说秋忙时镰口利，手上总会见血。话说出口时，他自己先尝到一丝发苦。过去他常替别人收伤口，如今轮到他给自己备药。出镇那条路正对着西坡，日头往下偏，庙顶塌下去的黑影已远远压在坡脊上，像一张张开口子的旧脸。无名走出镇口，回头看了一眼尘土里的行人，心里反倒静了。赵七既然把试探摆到明面，他便没法再指望事情自己过去。要么他今晚把话听清，要么赵七便会把刀送到槐花村每一户门前。

无名买完最后一小包盐，背着篓往村外走。路过河边时，水面正好映出天上的月牙，还没到夜里，月光就已经露了头。他想起家中那把刚出鞘半寸的刀，知道今晚它多半要真正见月了。

第004章_破庙来信

第004章 破庙来信 西坡破庙离槐花村两里多路，旧时供过山神，后来香火断了，殿顶塌了半边，只剩几根梁木歪着撑住。无名天一擦黑便出了门，临走前把后院那个外桩塞进草垛最深处，手脚捆得更紧，免得他夜里挣脱乱跑。周大山在村口见着他，问他这么晚还出去做什么。无名只说去河边收个鱼篓。老人没多想，还提醒他夜里山风硬，记得多披件衣。无名点点头，从村西绕出去，踩着被牛车轧得发亮的土路上西坡。月色并不亮，破庙里却早有人生了火。火堆压得很小，恰好够照见神像下那一片地，却照不到四周坍塌的墙角。无名没有立刻进去，先沿着庙外荒草转了一圈。草里有三个人踩出的印子，一轻两重，说明来的不止送信的。庙后还有匹拴住嘴的骡子，骡鞍边挂着一个木匣，匣角磨得油亮，多半是用来装文书或银钱。无名看完地形，才从正门跨进去。神像残了一只胳膊，火光照着泥胎，脸上像糊了一层病色。火堆边坐着个灰衣老汉，右腿有些瘸，正拿树枝拨火。见无名来了，他抬头笑了一下，脸上的褶子都没动。“三年不见，脾气还在。”老汉把树枝丢进火里，往旁边推了推那只木匣，“七爷叫我来送句话，也送一样东西。”无名没离他太近，只站在三步外看着他。老汉以前给血衣楼做过外桩，专管沿路递消息，名字早没人记得，楼里都叫他老鹞子。他年轻时便靠一条瘸腿和一张笑脸骗过许多人，如今老了，那股油滑劲还在。无名道：“赵七要说什么，直说。”老鹞子笑道：“七爷说，你在村里种了三年地，若真把自己种成庄稼人，他也认了。可你偏要留着那把刀，还留着那张嘴。楼里旧事，你知道得太多。”他说着，伸手把木匣往前推。无名没动，让他自己打开。匣盖掀开，里头整整齐齐摆着七枚血衣牌，牌下压着一页写好的人名和屋址。无名只扫一眼，脖颈后的筋便绷了起来。那页纸上写的全是槐花村的人，周大山、王婶、阿豆，还有村东村西几户靠得近的人家，连哪户屋后有井、哪户家里养几头猪都记得清楚。老鹞子看着他的脸，语气还是那样平：“七爷给你两条路。要么跟我回去，把当年的话烂在肚里，往后该做什么做什么；要么你继续躲，楼里会把这张纸一户一户核过去。你知道规矩，旧人不回头，牵连便由旧人自己担。”火堆噼啪作响，破庙四周的风从塌墙处钻进来，带着土腥味。无名盯着那页纸，忽然觉得比看见刀更恶心。赵七还是老样子，最会拿不相干的人做秤砣，逼别人把命往自己手里递。他没有去拿木匣，只抬起眼，看向老鹞子背后的神台阴影，说：“另外两个人，也出来吧。”话音刚落，阴影里立刻响起金属摩擦的轻响，两名短打汉子一左一右扑出来，一人持钩镰，一人持短枪，显见早备着一见面便动手。无名身子侧开半步，让过钩镰，反手把庙里一张朽木供桌推翻。供桌砸向短枪汉子脚面，木屑乱飞，火光也跟着一晃。老鹞子退得极快，拄着瘸腿往神像后躲。无名先逼持钩镰的人，那汉子手快，专割膝弯和手筋，招法阴狠。无名空手进庙，靠的就是先借庙里这些破烂东西。供桌翻倒后，一根断梁露出来，他伸脚一勾，断木横着挑起，撞在对方腕骨上，钩镰顿时脱手。短枪汉子抢步补上，枪头擦着他肋下掠过，在墙上扎出一溜碎泥。无名顺枪势贴进他怀里，肘尖撞喉，再一把夺过枪杆，反扫回去，把两人一并逼到塌墙边。风从缺口灌进来，火堆被压得东倒西歪，神台上的泥像也在晃，像随时要连着梁一块塌下。钩镰汉子见势不好，转身便往庙后逃。无名

没有追，只一枪把短枪汉子挑翻，随后夺步上前，一脚踩住老鸛子的瘸腿。老人疼得脸色发青，笑容终于挂不住。无名把枪头压在他肩窝上，问：“村外来了多少人？”老鸛子先咬牙不说，等枪头再压半寸，血从衣里渗出来，才急喘着道：“三拨，三拨人……今夜分头进林子，天亮前摸到村边。七爷知道你会来庙里，拖住你一阵就够了。”无名眼里冷了一下，又问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后院绑了人。老鸛子摇头，说那只是头拨探路的，消息还没回去。无名知道他这回多半没撒谎。若赵七已认定槐花村里留不住活口，今晚这三拨人动手时，先烧的不会是他家。破庙外的风一下更大，庙顶一块旧瓦滚落下来，砸在火堆边，带起一片火星。无名收回枪，抓起那只木匣和人名单，转身便走。身后那两名汉子一个倒在墙边呻吟，一个伏在泥里不敢再起。老鸛子捂着肩窝，冲着他背影嘶声道：“无名，你回得去，也守不住！七爷要的不是你一条命，是你闭嘴！”无名没有回头，脚下步子越来越快。山路上枯叶被他踩得连成一串碎响，像追命鼓点一路敲回村子。赵七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事情便只剩一条明路。只要他还在槐花村，追兵就会沿着这张纸一户一户找下去。

第005章_河滩截路

第005章 河滩截路 无名赶回村外时，天色刚泛青。槐花村还没全醒，只有几家灶膛起了烟，河边雾气贴着水面往上爬。村东小林子里传来极轻的脚步声，三个人，走得很散，像怕惊动鸡犬，又像怕撞在一处不好拔刀。无名把木匣塞进路旁草沟，顺手折了一截细柳条插在地里做记号，自己则沿着河滩低处绕过去。河滩有一片碎石和芦苇，往上是晒鱼的木架，再往前几十步便是王婶家和晒谷场。赵七的人若摸到这一步，再往里便是活人和粮垛。第一名杀手先露了形，穿着寻常樵夫衣裳，背上却没有柴，只有一卷裹得很紧的油布。无名认得那种卷法，里头多半不是弓就是短弩。第二人藏在芦苇后，手里提着一只小陶罐，走路时护得很稳，像护一坛酒。第三人离得最远，贴着上游那截老柳树走，负责断后也负责放箭。三人配合不像头一拨外桩那样试探，分明是来做实事的。无名先盯上提陶罐的人。那罐子若真装着火油，扔进晒谷场，一村人的秋粮就能在一炷香内烧光。他从河滩下沿悄悄贴近，脚底踩进冷泥也没出声。等那提罐的汉子走到水边矮坡，无名猛地从芦苇里撞出去，一把扣住对方手腕往下压。陶罐险些脱手，汉子反应很快，膝盖直顶他小腹。无名吃了这一撞，手上仍不松，借势拧腕，把人和罐一并按进浅水里。罐子磕在石上，“喀”地裂开，里头淌出来的不是酒，是带着刺鼻味的油。汉子见事败，张口便要喊。无名抬肘砸在他颈侧，把声音打断，随后抓起半截陶片往他喉上一送。动作做完，无名自己先僵了一下。三年没真正杀人，手上的路数却还熟，熟得像从未丢过。上游那名弓手已发现不对，箭声破风而来，钉在无名脚边的石缝里。另一名假樵夫也掀开油布，里头是一具短弩，弩臂已上机。无名来不及多想，提起裂开的陶罐残片朝弓手那边一掷，人在原地打了个滚，借河滩斜势扑到碎石后。弩箭紧跟着射来，打碎两块石头，细小石屑划得他脸颊生疼。无名抓起地上一把湿沙往外扬，趁对方视线受阻，弓着身扑到木架旁边。晒鱼架上还挂着昨夜收回的渔网和麻绳，他一把扯下渔网，迎着弓手甩过去。那人见网扑来，本能抬刀去割，脚下却被麻绳一绊，身子偏了半寸。无名抓住这半寸空隙，抄起架边撑杆猛刺，撑杆头端正好顶进对方胸口，把人送进了河水。短弩手见同伴接连倒下，脸色变得极硬。他没有退，反而往晒谷场方向扑，手里另摸出一支火折子。无名眼皮一跳，明白这人才是三人里最狠的一个。

赵七不是要他死在河滩，是要他眼看着村子着火。无名从石后冲出，脚下连踏三块浅石，水花跟着腿影一并炸开。短弩手抬手就是一箭，箭头擦过无名左臂，带出一道火辣辣的口子。无名咬住气，不躲第二箭，反而迎着弩机冲到近前，左手一把捏住弩臂，右膝顶进对方裆下。短弩手闷哼，火折子落地还想去捡，无名已经扯过弩弦，勒住他脖子往后死拽。两人在泥地里翻了一圈，弩弦越收越紧，那人双脚乱蹬，手指把泥抓出几道深沟，喉间最后只挤出一阵破风箱似的怪响。河滩重新安静下来时，天边第一抹日光刚擦到水面。无名站在三具尸身之间，胸口起伏得很沉，左臂伤口淌下来的血顺着手背往下滴，和河水混在一处。他看着地上碎裂的火油陶罐，心里没有半点杀完人的快意，只有一种沉下去的冷。三年前他从血衣楼逃出来，本就是因为不愿再替这种买卖出刀，如今刀还没离鞘，命已经又收了三条。江湖人最会拿选择做幌子，好像人只要肯退，就总能退得干净。可赵七这一手摆出来，无名便知道自己根本没得挑。若他再慢半刻，这三人里总有一个能把火带进村。他蹲下去搜那名短弩手的身。除了银钱和常用小药，怀里还有一张折得极窄的纸条。纸上只有一句话：活口可缓，嘴必须封。无名看了一遍，把纸塞进袖中。再翻另一人时，摸出一枚赵七旧日常用的铜钱，铜钱边缘刻着七道细纹，是楼里分派差事时拿来验主使的信物。无名捏着那枚铜钱，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喘息。他回头，见先前被撑杆顶落水的弓手还没断气，半边身子泡在浅滩里，嘴里全是血沫。那人瞪着他，像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把一句话顶出来：“七爷……要的不是你的人头……是你的嘴。你知道楼里……知道得太多……”话说完，他眼里的光就散了。无名站在水边，看着那张慢慢失去神气的脸，心里反而越发清楚。赵七下重赏，不是因为他刀快，而是因为他见过太多旧事，见过柳氏那封伪信，见过楼里几次收尾不干净的灭口，也见过赵七如何把脏银塞进别人的棺材板底下。一个知道得太多又不肯回头的人，对赵七来说，比十个仇家都麻烦。无名抬头望向槐花村，晨烟已经升起来，阿豆家院里的鸡叫得格外响，周大山那边还能听见牛铃声。日子还在照旧往前走，可他心里明白，这样的照旧撑不过几天了。只要赵七认定槐花村能逼他现身，后面来的刀只会更凶，更脏。

第006章_夜别槐花

第006章 夜别槐花 无名把河滩上的尸身拖进上游废沟时，日头已经升过树梢。三具尸身都不能留在明处，哪怕村里人只远远看见一眼，槐花村和江湖的界也算彻底破了。他把两具埋进湿沙深处，另一具沉进最深的水洼，再用芦苇和乱石掩好痕迹。做这些事时，他手上的动作很稳，心里却一阵一阵发沉。三年前他从血衣楼逃出来，就是因为厌透了这种替死人找地方的活。如今同样的动作又回到身上，只换了个更不能输的缘由。不是为银子，不是为规矩，是为不让村里孩子在河边踩出一只死人手。回村后，他先把后院绑着的那名外桩拖出来。那人被困了一夜，嘴唇都干裂了，看见无名时眼里先有恨，后有怕。无名没再问话，只把人拖到村外乱坟坡，割断绳子，冷声道：“回去告诉赵七，我会去找他。槐花村的人若少一个，我先砍你。”那外桩捂着手腕爬起来，跌跌撞撞往官道上逃，像生怕走慢一步便被背后一刀砍翻。无名没有追。他知道这种传话的人活着比死了有用，赵七最擅长拿别人当秤砣，他也得把自己的话送过去，让赵七知道这次不是一味挤压就能压死。中午时，周大山带着阿豆来还扁担。阿豆站在门口，手里抓着一把才摘的青枣，张口便问明早还去不去河边。无名看着孩子被日头晒得发红的脸，

喉头像堵着什么，只说这两天要出门。阿豆立刻失望，问他去几天。无名答不上来，只把孩子手里的青枣拿了一个，说回来再教他削木刀。周大山看出他神色不对，等阿豆跑去追鸡时，低声问是不是有麻烦。无名沉默了一会，道：“有旧仇找来了。我若还留在村里，你们都要跟着遭殃。”周大山的烟杆停在半空，半晌才道：“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我也不留你。村里这边你放心，我让人夜里轮流守着，外头真来生人，也不会让他们随便进门。”无名把屋里攒下的碎银、半袋谷种和一把新磨好的锄头都交给周大山，借口是怕自己一走久了糟蹋东西。周大山没推，只是接过那把锄头时叹了口气：“你这人，好不容易把自己活得像个庄稼汉，老天偏不让。”这话听进耳里，像有人拿钝刀在心上来回磨。无名没有解释。他没法说自己从前做过什么，也没法说那些旧账原本就该自己扛。太阳落山后，王婶还端来一碗热面，说他要是出门，路上别总啃冷饼。阿豆把削好的木马硬塞进他怀里，说带着它走，别忘了回来。无名把木马放进包袱时，忽然觉得那把旧刀都没这件小东西沉。夜色落下来后，村口老槐树一片漆黑。无名没有惊动更多人，只把包袱系在背上，把刀重新卷进布里，出门时又回头看了眼这两间土屋。墙是自己抹的，檐是自己补的，院里那块石磨下还压着来年春种要用的豆种。他在这地方住了三年，每一块砖每一道裂口都认得。江湖里的人常说退隐像脱一层皮，可真走到这一步，他才知道更像把刚长好的皮再生生撕开。村里没什么送行的排场，只有风吹过槐树时一阵沙沙响。他从树下走过，脚步压得很轻，像怕惊醒谁家的梦。出村后，山路往乌鸦岭折上去。无名走得很快，想趁天亮前把追兵的视线完全引离槐花村。四更天时，前头忽然传来兵刃磕碰和少年人压不住的喘息声，夹着一句发狠的骂：“来啊，再上一个！”无名停下脚，听出声音离官道不远，在林子与山石交界那块乱坡上。他本不想节外生枝，可那声音里有种撑到头也不肯倒的硬气，让他想起许多年前的自己。再下一瞬，一支短箭穿过树影，带着嗖的一声钉进他脚边泥里。无名再犹豫，转身便朝声响扑去。乱坡上，一个瘦高少年背靠着断石，手里握着一口旧剑。剑锋已经卷口，左肩也被划开一道长口子，血把半边衣襟都染透了。围着他的有两人，一人使钩刀，一人使短鞭，招法都朝腿和手腕去，摆明是要生擒。少年眼里全是血丝，握剑的手却没有抖。无名只看一眼，就认出那两人的路数仍带着血衣楼的影子。他从坡侧切进去，先一脚踢飞那条短鞭，随后夺过地上的断木横扫。钩刀汉子反应快，刀口刚一翻，木头已撞到他肘上，整条手臂顿时一麻。另一人还想去扣少年的脖子，无名已贴到近前，肩头一撞，把那人连同少年都从石边撞开。山风穿林而过，少年靠在石上喘气，看清来人的脸后，眼里先是戒备，接着又像硬撑着不肯倒下的狼崽子。“还能走吗？”无名问。少年抹掉嘴边血，咬牙道：“能。只要你别拦我报仇。”无名没有答，抬眼看向林子更深处。他知道，自己离开槐花村后的第一段路，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的路了。

第007章_山道孤剑

第007章 山道孤剑 天快亮时，乌鸦岭上的雾从山沟里一股股往上冒，把乱石、枯树和人影全裹成一层灰。无名先把两名追兵的兵刃踢远，又用麻绳把人反绑在树根下，这才回身去看那个少年。少年大概十六七岁，肩骨还没长开，眉眼却已经带着一股硬生生压出来的狠意。旧剑上满是豁口，护手也松了，握在他手里像握着一块不肯放下的仇。无名拆开他的衣襟，见左肩那道伤不算深，只是失血多，便从包袱里取出刚在镇上买的止血散，倒在伤口上。药粉一沾皮肉，少年疼得额角抽了一下，却愣是没吭声。

“叫什么？”无名给他包扎时问。少年盯着他手上的旧疤，道：“林照。”停了停，又补一句，“别人都叫我小林。”无名点头，不再多问。小林倒先憋不住，问他是不是也和血衣楼有仇。无名把布带系紧，只说一句：“他们先来找我。”这回答太短，小林显然不满意，撑着石头站起来，咬牙道：“我家里四口人，全死在他们手里。我爹开镖局，不肯替他们送一口假棺材，第二天就死在院门口。我娘带我往外逃，走到半路又被追上。我要是还问东问西，早死了。”他说这话时没有哭，眼眶却红得吓人，像一夜没睡的人顶着火走。无名听着，心里没起什么高谈阔论的念头。江湖里这种家破人亡的故事太多，真落到一个少年嘴里时，分量反而更重。他把地上那口旧剑拾起来，递还给小林，说：“想报仇，先把命留住。你方才那样拼，只是在给别人送手。”小林猛地抬头，语气很冲：“不拼等着他们来砍？我追了他们半个月，好不容易堵到这两人。”无名看了他一眼：“堵住两个外桩，不算报仇。把自己搭进去，更不算本事。”小林被这话顶得脸色发白，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再顶回去，只把剑重新握紧，像把满腔火气全压进掌心里。被绑在树下的短鞭汉子这时醒了，见两人说话，张口便骂。无名过去在他下颌上拍了一下，让他把脏话吞回去，随后问他们从哪条线追的小林。那人起初咬着牙不说，等无名把他同伴腰间搜出来的血衣牌在眼前一晃，脸色立刻变了。楼里规矩严，牌子丢了比断一根手指还麻烦。无名顺势逼问，这人才吐出一句：“乌鸦岭外桩换了头目，姓韩，人都叫韩老六。近几日他在收各路散人，说七爷要围一个逃了三年的旧刀客，谁先摸到人，赏银翻倍。”小林听见“韩老六”三个字，眼神一下就硬了：“我认得这个名字。我爹那趟镖，就是他带人来踩的线。”无名知道，这条路暂时改不了。他原本只想把追兵引离槐花村，再一个人去找赵七，如今身边多了个血债压顶的少年，事情只会更麻烦。他让小林先吃两口干粮，又从追兵身上搜出一张潦草地图。地图上标着乌鸦岭北口一处废栈和几条小道，其中有一条往南折，旁边写着“旧驿，可避官道”。无名一看便明白，那是给追杀的人换路用的。小林凑过来看，问他是不是也要去找韩老六。无名把图折好塞进怀里，道：“先离开这片岭子。你伤口没结住，再打一场只会拖死自己。”两人顺着山背往南走，雾散开后，山路显出一层昨夜刚落的碎叶。小林走路时嘴硬，肩膀却越来越沉。无名看出他体力见底，便在一处泉眼边停下，让他洗伤口。小林蹲在水边时，忽然问他：“你是不是以前也替他们做过事？”这话问得直，不留半点余地。无名手里的水囊停了一下，没立刻答。小林大概从他沉默里看出了什么，眼里闪过一层又疑又恨的光。无名把水囊递过去，只道：“我欠过很多命，所以才知道你这样冲上去没用。”这话出口，小林反倒安静了，像一拳砸进了看不见底的棉里。午后两人走到一处山崖转角，前面官道上能看见两匹快马疾驰而过，马后还拖着一块破布包，像是刚从什么地方搜过东西。无名和小林伏在石后等马声远了，才继续下坡。快到官道边时，无名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焦木味，低头一看，路旁草丛里躺着半截烧焦的木牌。牌上残留一个“驿”字，与先前地图上的旧驿正合。无名把牌子捡起来，心里一沉。韩老六既然连废驿也动上了，说明山里这条线已被赵七压得极紧。小林也看见了，低声道：“他们是想把出岭的路都封死。”无名望向南边那条下坡路，眼里那点犹豫已经没了。他可以不带这个少年，可带与不带都挡不住血衣楼封路。真想往前走，便得先拆掉他们布下的第一层网。“前面有座旧驿。”他说，“今夜多半要在那里过。”小林把剑背回肩上，抿着嘴点头。山风掠过两人脚边的草，带走一点血和药味。无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不只是在给自己引路，也是在领着另一个背着血债的人往刀口深处走。

第008章_雨驿封门

第008章 雨驿封门 旧驿站藏在官道旁一片荒林后头，原本是给往来军马歇脚的地方，战乱起后就废了，只剩前后两进院子和半塌的马厩。无名与小林赶到时，天上正压着一层黑云，风从山口往里灌，吹得门板来回拍。院里长满蒿草，窗纸全烂了，砖缝里积着多年雨泥。若不是实在不适合住人，这地方倒是个躲追兵的好壳。无名先绕屋查了一圈，见后墙有个塌口可以通马厩，灶房顶破了洞，屋梁还算结实，心里便有了底。雨下起来时，小林的伤口又渗了血。无名把他按在灶房里换药，顺手拆了一扇烂门做挡板，又把院里散着的破桌烂凳拖来，堆在正门后当第二层拦挡。小林看他布置得熟练，忍了半天，还是问：“你以前总干这种守屋待人的事？”无名没有正面答，只把一串铜钱系在窗边细线上，道：“夜里若有人碰线，钱声会先响。”小林看着那串铜钱，脸上那点少年气终于收住，像头一回明白对手不是山匪打劫，而是会一层一层把你逼到角上的老行家。入夜后，雨声越发密，驿站四周连成一片水幕。无名坐在门边，背靠土墙，刀还卷在布里放在手旁。他不愿轻易拔刀，可今晚这地方不像河滩，河滩还能借水借石，旧驿若被围死，退路只剩后墙塌口和半间马厩。小林抱剑坐在灶边，强撑着不让自己睡过去。大概过了二更，窗边那串铜钱先轻轻碰了一下，随后屋外有人踩水而来。脚步不多，前院后院各两拨，显见不是山里那种一拥而上的野路子。无名起身把灯吹灭，只留灶膛里一星红火，整间屋子立刻沉进黑里。外头先有人敲门，语气像过路旅人：“雨大，借个火。”小林刚要出声，被无名一眼压住。片刻后，门外换了种口气：“里面的人听着，韩老六办事，交出姓林的小子和一个用刀的旧人，旁人不问。”话音才落，后院就响起木头撬墙的声音。无名知道对方是想前后一起动。他把手边装灰的破陶盆递给小林，低声道：“谁从窗里探头，就扬他一脸。”自己则抓起长凳，悄无声息挪到门后。第一道门板被撞开时，雨水和冷风一齐灌进来。两名汉子猫着腰往里钻，手中短刀先找人喉咙。无名把长凳斜着推过去，凳脚卡住门框，正好把前头那人腰眼一别。后头那人抬刀便砍，无名已经贴到近前，一拳打在他鼻梁上，趁他仰头的一瞬夺刀反切，刀背重重砸在颈侧，把人放倒。与此同时，后窗纸“哗啦”一破，一张湿漉漉的脸探进来。小林早等着这一下，整盆炉灰兜头泼去，对方惨叫着往后翻。雨里又有箭破空而入，钉在灶台边，箭尾抖得厉害。无名顺手把倒地汉子的尸身拖起挡在窗前，一脚踢灭灶膛里的火，屋里顿时全黑。黑暗里最容易听出谁沉不住气。前院那名领头的显见不想耗，喝了一声“点火”。无名心里一凛，知道这些人也学了赵七那一套，进不来便烧。屋外很快传来火折摩擦的声响，接着一团火被扔到檐下干草里。驿站多年失修，梁木虽潮，屋檐底下却积着不少旧草。一旦起火，他们便只能往后墙塌口冲，而后头多半还有人守。无名抓起屋里仅剩那口破水缸，连人带缸朝门口撞去。缸口在门框上磕碎，水和泥泼了满地，也浇灭了刚窜起的火苗。门外汉子被碎陶打中额角，骂声未落，刀光已从黑里劈来。无名借门板当盾，一记横扫把人逼出檐下，紧接着抬脚踹在门柱上。半扇腐朽门板轰然倒塌，连着雨水一并砸向院子里的人。“走后头！”无名喝了一声。小林抱剑从灶房冲出，两人顺着早看好的塌口往马厩退。马厩里残着半截木栅和几捆发霉草料，无名随手扯下一条旧缰绳，拴住门边立柱，另一头绷在膝高处。追来的两个汉子在雨中视线受阻，冲进来时脚下一绊，前扑得极重。小林这回没再盲冲，照着无名先前说的，只在对方起身前朝手腕和膝弯招呼。旧剑虽钝，砸到骨头上仍能要命。无名则趁领头那人扑空的当口，从他腰间扯下一块木牌。那人见牌子被夺，脸色大变，反手甩出两枚铁蒺藜。无名侧身避开，一肘撞塌本就松动的马厩隔栏，湿木轰地压下来，把人半截身子卡在底

下。雨越下越大，余下的人见火没烧成，驿站里又死伤过半，终于开始退。无名没有恋战，带着小林顺林后泥沟一路撤到官道下方。两人停在一株歪脖松下时，小林胸口起伏得快，手上却攥着从死人腰间摸来的几枚铜钉。无名展开自己抢来的木牌，借雷光看清上头刻的是“青梧驿”三个字，背面还有一道血衣楼旧印。这说明韩老六背后还有更大的联络点，乌鸦岭和旧驿都只是外层网。雨水顺着无名额角往下淌，他把木牌塞进怀里，心里已经有了下一步去处。既然对方封路，他就顺着这条线去找他们更大的路口。

第009章_石桥换命

第009章 石桥换命 出了乌鸦岭后，官道往南要过一座青石桥。桥不长，却是这片山路唯一能让牛车并行的地方，桥下水不深，河床却全是滑石和暗坑。无名带着小林绕了半日，原想从下游浅滩过去，走到河边才发现那里早被人踩得乱七八糟，连芦苇都倒成一片。赵七的人显然预过他们的路，知道伤了肩的小林不适合再爬峭壁，也知道无名若想尽快离开这片追杀网，青石桥是最省脚程的口子。无名站在桥头，看见桥中横着一辆翻倒的牛车，车上装的麻袋破了口，白花花的盐撒了一地，像故意给人看的一道拦路墙。“绕吗？”小林低声问。无名没答，先蹲下摸了摸桥边石栏。石头还干，说明设伏的人藏得更里，没有在此处久等。桥面被雨洗过一夜，石缝潮滑，正适合脚下做文章。无名让小林退到桥头老榆树后，自己拎起一块碎石往牛车那边掷去。石头刚落地，车后立刻飞出一支短箭，钉在桥面中央。箭势不重，目的是试人不是杀人。无名心里数着，知道桥上至少有两人，桥下水边和对岸树后多半还伏着两个。四个人，分前后高低夹他和小林，正是血衣楼常用的合围法。他没有立刻上桥，而是先折到桥侧，把两段被冲断的麻绳拽上来，套在腰间。随后他提起刀布包，像寻常赶路汉子那样一步一步走上桥。牛车后头很快有了动静，一名持双匕的瘦子先从车底滑出来，朝他脚踝连捅两下。无名脚尖一点石缝，人往左偏，避开匕首的同时，手里碎石已砸到瘦子额角。对岸树后那名弓手立即放箭，箭擦着他肩头过去。桥栏另一侧又翻上一名使链子枪的汉子，枪头不往胸腹走，专缠手臂和兵器，显见打的是抢刀擒人的主意。无名直到这时才把布包甩开，旧刀出鞘时，桥面上那点潮光像被刀身割成两半。刀一出，桥上的杀气便全变了。链子枪一抖，枪头贴着刀脊滑来，想缠住他手腕。无名没有硬拦，反而顺势后退半步，让枪头带着空劲往前多送一尺，随即翻腕一切，刀背砸在枪杆中段。那汉子手心发麻，枪势立散。桥下水边的人这时也动了，一柄短叉从栏下翻上来，直刺无名肋侧。无名脚下往牛车方向一踩，靴底故意蹭过桥面那层盐。潮盐遇水更滑，他这一脚踏得极狠，整个人借滑势贴着牛车侧板掠过去，躲开短叉的同时，一刀劈断支撑牛车的木楔。半翻的车身立刻往前一沉，连盐袋和木轮一并滚下去，正砸向桥栏边的短叉手。桥面轰地一震，对岸弓手第二箭落空。无名趁乱扯开腰间麻绳，一头甩向链子枪，一头丢给桥头的小林。小林早看懂他的意思，立刻往后一拽。湿麻绳套住枪杆，那汉子脚下一滑，整个人朝桥栏外偏出去半身。无名不去补刀，反手一掌推在他肩上，把人连枪一起送进桥下浅滩。水花炸开的那一刻，持双匕的瘦子已经扑到近前，匕首交错成剪，专取咽喉。无名横刀一封，两把匕首钉在刀身上，火星一跳。瘦子力小，只图快，真被拖进硬拼便吃亏。无名肩臂一沉，把匕首压开，膝盖直顶他小腹，趁其弓身的一瞬用刀柄撞中面门。瘦子踉跄后退，两手仍不肯松，嘴里还想吹哨。小林从桥头疾步赶上，

一剑鞘砸在他手骨上，哨声顿时成了惨嚎。对岸最后那名弓手见势已散，转身便逃。无名没有立刻追，而是先把桥上活口按住搜身。那持双匕的瘦子腰间有一只油布包，包里装着几张调令，纸上写着青梧驿、韩老六、石桥、西南茶棚等几处联络。最下头一页纸角盖着赵七旧印，旁边还压着一个细小的茶字记号。无名看见“茶棚”两字时，眼角收紧了一下，随即又压平。他记得破庙那只木匣里没有这条线，说明赵七在外头还藏着另一张更老的网。小林见他盯着那记号，问是不是找到了下一步。无名点头，把调令收进怀里，这才翻过桥栏去追那名弓手。弓手跑得快，鞋底却不熟这一带的滑石。无名沿河床追出十几步，借着对方跳坑换步的空档，一刀背砸在他腿弯上，把人打得扑进浅水。弓手想起身，手刚撑住石头，刀尖已经停在他颈侧。无名没有废话，只问：“西南茶棚是谁的人？”弓手喘得厉害，咬牙半晌，终于挤出一句：“一个瞎子……开茶棚的老鬼。楼里没人敢轻易碰他。”无名心里记住这句，刀背再往下一压，弓手立刻疼得说不出话。等他把此人也绑好拖回桥头时，小林正站在翻倒的牛车边，盯着地上盐粒发愣。少年抬头道：“他们不是只想杀我们，是想一层层把你往某个地方赶。”无名把目光投向西南。山风吹过桥面，带起一点潮咸味。赵七若真在那边安排了一个连楼里人都不敢轻碰的瞎子，这条路便值得去。桥下水声拍着石脚，像在催人往前。无名收刀入鞘，带着小林离开青石桥时，心里已把那个“茶”字钉在了下一程路上。

第010章_茶棚盲客

第010章 茶棚盲客 西南茶棚搭在两条旧路交口，一边通铁佛渡口，一边折向青梧驿。棚子很破，几根竹竿支着发黑的油布，风一吹便嘎吱响。棚外只摆了两张歪桌，桌上茶碗缺口明显，灶上吊着一只大铜壶，壶底积满烟灰，看着比村里最穷的脚店还寒酸。无名和小林赶到时，正是午后最闷热的时候，路上几乎没人，只有一个瞎眼老头坐在灶边削木签。老人头发花白，背有点驼，眼窝深陷，像早被岁月挖空。无名脚步刚踩进棚前那片碎石地，老人手里的刀子便停了一下，说：“两位喝茶，左边那张桌腿短，坐时留点神。”小林一听这话，眼里便起了警惕。一个瞎子能听出进来几个人不奇怪，连哪张桌腿短都拿来提醒，便不像真糊涂。无名没说破，先坐到右边那张桌旁，把怀里的调令和木牌都压住，只露出一角衣摆上的泥痕。老人起身提壶，动作不快，落脚却准，连脚边那块翘起的石头都没有碰。他把两碗粗茶放下，茶汤颜色深，味道苦里带一点焦香，像旧叶子反复煮出来的。小林刚要伸手，无名先拿起自己那碗喝了一口，确认没药，才朝他点头。“听人说，这里从前来往的人多。”无名开口。老人嗯了一声，道：“乱世年头，走路的人多，回家的人少。”话里没有半点套近乎的意思，却把小林听得直皱眉。无名接着道：“还有人说，这里有个瞎子，楼里人不敢轻碰。”老人把壶嘴朝下一倒，最后两滴茶落进碗里，这才笑了笑：“楼里人胆子不算小，只是见过我年轻时什么样，心里难免记点旧账。”他说得平，像在说天气。无名听出他没有否认，便把青石桥上搜来的那张调令推过去半寸。老人手指沿桌面摸过去，摸到纸边并没有去拿，只说：“赵七把你往这边赶，不是要我救你，是要借我这张老脸看看你还值不值得他亲自动手。”小林按捺不住，握住剑柄道：“你既然知道，还在这等着？”老人笑意收了收，偏头朝棚外空路听了一耳朵，道：“因为他的人也快到了。老头子若跑，你们便在路上死；老头子若坐着，他们多少还要先看看我的意思。”话音刚落，路口那边就响起马蹄与脚步混杂的动静。来的人

不多，三骑四步，队形压得很紧。为首一个高瘦汉子隔着十几步便喊：“顾三更，七爷给你面子，这趟只借地方拿两个人。”无名这才知道，眼前这瞎子就是顾三更。名字一落进耳里，他脑中也翻出旧事。许多年前，江湖上有人叫过一个名号，断水刀顾三更，后来失了双眼，就再没人提。顾三更听见喊话，连头都没抬，只把灶上那口大铜壶提起来放在桌边，道：“借地方可以，借命不成。”门外那人显然没想到他话说得这样硬，沉了一下才道：“你老了，何苦替不相干的人挡刀。”顾三更把手里木签一根根码齐，道：“我眼瞎，不等于耳朵也废。你们这一路杀过来，路上烧驿、断桥、放火，连村里的名字都写进名单。做买卖做到这步，已经不算江湖人，是狗。”最后一个“狗”字落地时，路口几人脸色齐齐一沉。无名也在这一瞬按住了刀柄。他知道，话既说死，杀便躲不开了。最先扑进棚里的是两名步行刀手，借着桌椅遮挡直切下盘。无名一脚踢翻桌子，桌面横起来挡住第一刀，自己顺势翻到桌后。小林从右侧抢出，旧剑朝第二人手腕砸去，不求取命，只求打断出手。门外那高瘦汉子见顾三更还坐着不动，抬手便甩出三枚铁蒺藜，角度刁得很，专找老人面门和膝窝。顾三更像早听见了风声，手中木签一抬一拨，没去硬挡，反把桌边那口滚水大壶拎起半边。沸水泼出去，铁蒺藜被水势一冲偏了方向，前头那两名刀手却躲不开，脸和手背顿时烫得皮开肉绽，惨叫声连棚布都震了一下。高瘦汉子骂了一声，拔刀便闯。顾三更这才从桌边站起，弯腰摸出灶膛旁那把劈柴旧刀。那刀又短又厚，刀口甚至有缺，搁在旁人手里只能劈柴，到了他手里却像忽然长了筋骨。无名只看见老人脚下一错，身子斜斜贴过桌角，下一瞬那高瘦汉子的刀势就断了。不是兵刃被劈断，是人整个步子被顾三更一记刀背敲散，胸口空门大露。无名抓住这半息时间，从侧边扑上，一刀鞘撞在对方肋下，把人撞出棚外。棚外三匹马受惊乱蹬，剩下几人也不敢再往里压。小林追到门口，眼里全是压不住的亮，像头一回见识到什么叫真正的刀。雨后留下的湿土被马蹄踩得四处乱溅。顾三更没有追，只站在棚前听着对方退远，才把旧刀重新插回柴堆边。无名收刀时，心里那点戒备没有散，反而更实了。这样的人，若不是自己愿意留在茶棚，赵七的人碰不着他半片衣角。顾三更像猜到他在想什么，坐回凳子上，道：“别拿我当救命菩萨。我只是看赵七这些年把规矩做得太烂，心里不顺。再说，他在找的那册旧暗账，我也想看看它最后落到谁手里。”无名道：“你知道暗账。”顾三更点头：“知道一半。另一半在一个你早晚要碰见的人手里。她叫红叶，从血衣楼里跑出来，手上带着半部路数和半部命。”风吹得棚角油布猎猎作响，远处蹄声已经散进山路。无名盯着顾三更那双空洞却稳得出奇的眼窝，知道自己这一路终于碰上了真正知道血衣楼旧账的人。顾三更把茶碗朝他那边推了推，道：“喝完这碗，往南走。黑市那边今夜有人交货，红叶多半会去断那批货。你若去得晚，她活不活得成，就看她自己的命了。”无名端起那碗已经凉下来的苦茶，喝进嘴里时，只觉比前几日所有血气都更苦。可苦归苦，路总算更清楚了。

第011章_黑市断货

第011章 黑市断货 顾三更说的黑市藏在一条废河道底下。前朝修水渠时挖出一段深沟，后来河改了道，这里便成了半截没人管的坑谷。白日里只有野草和碎砖，到了夜里，沿沟点起十几盏风灯，便能变成一处什么都卖的烂市。无名和小林跟着顾三更下到沟底时，天色已经全黑，四周都是压低了的嗓子和银子碰碗沿的轻响。有人卖刀，有人卖药，也有人把受了伤的逃犯按在席子上论价。江湖从来不缺这种

地方，越脏越活得长。顾三更用旧布把眼上那层空洞遮住，手里拄着竹杖，走在沟里真像个来买药材的瞎老头。无名则把刀包裹得更严，只在腰间挂一把普通短刃，装成押货的护卫。小林年纪太轻，一眼便容易惹人注意，顾三更便让他背起空竹篓，扮作跑腿的小厮。三人沿着沟底慢慢走，一路都能看见血衣楼的影子。摊主们嘴上不提名字，可收货的人腰间挂着同样的灰布钱袋，结账时先摸右手虎口，正是楼里认自己人的旧习。顾三更借着咳嗽低声道：“赵七在这里收三样东西，弩机、药粉、短钢。若让他把这批货送出去，洗心寺那边就会多几层硬壳。”无名目光扫过各摊，很快看见沟尾停着三辆驴车，车上盖着油布，旁边守着四名短打汉子。那四人站位不散，两人在车前，两人在坡口，互相能照见手势，显见那才是真货。就在这时，沟里最深处忽然传来一阵小骚动，有人骂了一句“谁动老子的箱子”，紧跟着风灯晃了两盏。无名顺着灯影看去，只见一抹极快的暗红色从棚影间擦过去，像衣角，又像错眼。守车的四人立刻分出两人追过去，剩下的把油布压得更紧。顾三更嘴角动了动，道：“那就是红叶的记号，她先动手了。”无名没有急着追那抹红色。他知道黑市这种地方最怕乱，一乱，真正要紧的货便会往外撤。果然不过片刻，沟尾那两辆驴车便开始调头，想趁各摊乱起来时先走侧坡。无名朝小林打了个手势，自己先拐进旁边卖旧铁器的棚子，抄起一截断锁链。驴车才爬上半坡，锁链已从暗处甩过去，正缠住前车的驴脖。驴子受惊，前蹄一扬，车身立刻斜撞在坡壁上。守车汉子拔刀就扑，无名却不和他们拖，顺手把一盏风灯踢进散堆的药包里。药粉一遇火，顿时炸出一片刺鼻白烟，沟里买卖的人全乱了，骂声、咳嗽声和踩踏声混成一片。“看车！”守车的一人吼得嘶哑。小林早从另一边钻到后车，拿短刀割断绑货麻绳。油布一揭开，里头露出的不是普通刀坯，而是一排排拆开的弩臂和机簧，另外还有几筒封好的黑瓶，多半装着红叶常认得出的毒粉。剩下那两名汉子扑到近前，一人刀法直，一人手里握短钩，专找小林胳膊。小林吃过几回亏，没再硬拼，背着竹篓往车后钻，把对方引到窄处。无名从烟里切进来，断锁链横扫短钩手脚踝，把人抽得一个趔趄，紧接着抓起驴车边一块卸下来的木板，劈头砸向使直刀的汉子。木板碎成两截，那人刀势也被砸偏，露出半边胸口。无名没用刀，只反手一肘送进对方喉窝，把人顶翻在车轮边。混乱里，那抹暗红色又掠了一次，这回离无名只剩两丈。那人身形轻得很，踩过摊桌连碗都没撞翻，只在驴车尾钩上挂了个小纸包。无名一眼看见，却没去截她，因为坡口那边又涌下来四五个看场的打手，手里都提着短弩。顾三更拄杖站在坡中，像根生在乱市里的老木桩，等第一支弩箭破空时，他竹杖朝地上一戳，杖头挑起一只废铜盆，正好把箭势引偏。无名趁这一挡，翻身上车，把两袋机簧一并踢进坡下泥沟。小林也把黑瓶砸了三四只，药粉洒进白烟里，呛得追来的人眼泪直流。打到这一步，血衣楼这批货已经算废了一半。守场的人见沟里越乱越压不住，终于吹起了撤人的铜哨。顾三更听见哨声，立刻喝道：“别恋战，走北坡！”三人顺着乱棚间的缝往上钻，后头弩箭贴着坡壁乱飞，石渣崩得到处都是。无名在翻上一块断墙时，手背被箭尾擦开一道口子，血刚冒出来，那只挂在驴车尾的纸包也恰好滚到他脚边。他顺手抓起塞进怀里，跟着顾三更穿出黑市。一直奔到废河道外的松林里，三人才停下喘气。小林回头望去，黑市那边火光已亮起一片，想来剩下的货不是被乱民抢了，便是被血衣楼自己急着毁掉。无名这才摸出那个小纸包。里头包着一张极小的账签，上面只写了三行货目，最后一行旁边却画着一片细小的红叶，叶脉是用针尖挑出来的。顾三更摸过纸边，哼了一声：“她认出你们了，不然不会留这个。”无名展开账签细看，上头有个去处写着“铁佛渡口盐船”。这显然不是随手丢下的废纸，而是给懂路的人看的引线。无名把账签收起，心里第一次对那个未曾谋面的红叶生出清

晰印象。她不是只顾逃命，她是在一边逃，一边拆赵七的货路。能干这种事的人，要么疯，要么已把活路赌在别人身上。

第012章_盐船夜火

第012章 盐船夜火 铁佛渡口在南边大河拐弯处，码头边立着一尊半塌的石佛，肚腹都空了，只剩膝上还压着几层香灰。这里白日里过盐船，夜里也不停，船家抢水势比抢命还急。无名三人赶到时，天边只剩一点惨白月色，河面乌沉沉的，十几只船影贴着栈桥起伏，木桨和缆绳拍水的声音一刻不停。顾三更不用看，只听船声便指出最里面那条宽腹盐船：“吃水太深，走得却轻，货不是盐，是甲。”无名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见那船甲板下方压得深，船上搬运的人却比别船谨慎，连喊号都压着声。三人没走栈桥，沿着石佛后的烂坡摸到船尾。小林肩伤还没全好，被无名按在岸边接应。顾三更则留在坡上听风，防着岸上巡看的人。无名借缆绳翻上船时，船舱里正传来木箱挪动的闷响，还有人低声催快些。甲板上挂着两盏罩布风灯，只照亮脚下半圈地方，黑处却更适合藏人。无名贴着舱壁往里摸，刚过转角，前头便有一个搬箱汉子停下了脚步，像听见了什么。他才要回头，一枚极细的针先从黑里飞来，正扎进他颈侧。那汉子手里木箱“砰”地落地，人也跟着倒下。无名抬眼，只看见船梁上一点暗红掠过。船舱里装的果然不是盐。上层摆着几袋薄盐做幌子，下面全是拆开的弩机、短刀和几箱封蜡药瓶，其中一箱还压着水路图和几封未拆的短札。无名刚想去拿，船头忽然有人高喊：“有贼！”紧接着支火把被掷上桅杆，火光一窜，整个甲板都亮了。暗处那抹红影也被照出半截身形，正立在横梁上，脸被黑巾遮住，只露一双极冷的眼。她也看见了无名，手指一弹，又是一枚短针射来。这回无名早有防备，侧头让过，针尾钉在舱门木框里，离他耳侧只有寸许。那不是杀招，更像警告他别挡路。喊声惊动了岸上的守卫，几只小舟朝盐船飞快划来。船头那几个搬运手褪去短褂，里头竟都藏着护腕和短刃，显见是血衣楼的人假扮。无名既然已上了船，就没法再只当旁观。他先一脚踢翻最近那桶灯油，让油沿甲板流开，随后抓起水路图塞进怀里。两名刀手一左一右逼来，想把他困在舱门口。无名不退反进，借船身晃动贴近左侧那人，刀鞘撞肋，顺势夺刀，再把刀背砸向另一人手腕。甲板本就湿滑，对方脚下失衡，一脚踩进自己泼开的灯油里，身子打滑，后背重重撞上桅杆。横梁上的红影见势，扯断一条吊货绳索，沉重木钩当空砸下，把追来的第三人直接掀进河里。船头火势越来越大，血衣楼的人也顾不上掩藏货路，索性抄起火箭朝岸边小舟乱射，想趁乱灭口。岸上顾三更听见不对，竹杖一点，先把一个持弓守卫挑进水里，又让小林砍断系在栈桥边的两条缆绳。栈桥一乱，那几只小舟便没法并排靠近。无名在船上越打越清楚，这把火多半就是红叶自己放的。她不是来偷一两箱货，而是要把整条盐船线烧断。船舱里忽然传来一声木板爆裂，一名矮壮汉子提着斧头冲出来，身后还有两名弩手护着，看架势是这船上的主事。那矮壮汉子看见无名，眼里先是一愣，接着喝道：“拿下他！七爷要活的！”无名听见“活的”两个字，心里更稳了一分。活捉比杀人难，这几人出手便会留口子。他迎着斧头冲过去，在对方抡圆之前先踩上侧边木栏，借高低差一刀鞘砸向其腕骨。斧头偏开半寸，砍进甲板。两名弩手同时抬手，横梁上的红影也在此刻动了。她从梁上扑下，落地无声，手里一截短刃专切弩弦。两声脆响几乎挨在一处，弩机全废。矮壮汉子骂着转身去挡她，无名趁机撞开舱门，把里面最先着火的油布一脚扫向货堆。火一上货，今夜这条

盐船便保不住了。船身开始乱晃，河面上有人大喊救火，也有人在喊先抢账札。无名抓住那矮壮汉子后领，把人朝舱壁上一掼，逼问：“铁佛渡口之后，货送哪去？”那人嘴里全是血，仍想硬撑。红影却不等他说，先一刀挑开他腰间布囊，里头滚出一枚写着“染”字的小木牌。她看也不看，把木牌踢到无名脚边，自己转身便朝船尾走。无名知道她又在留线，正想追，两根燃着火的横梁已从上头坠下，硬生生把甲板断成两截。顾三更在岸边喝了一声：“跳！”无名带着那枚木牌翻身入水，河水冰冷得像锥子。等他和小林拖着一只空木桶爬回岸时，盐船已烧成一团浮在河面上的大火。那抹暗红色身影站在对岸石阶上，回头朝他们这边看了一眼，脸上黑巾被火光照出一线轮廓，随后便消失在渡口后的荒巷里。小林抹掉脸上河水，喘着气问那是不是红叶。无名摊开掌心，那枚“染”字木牌在火光里发红，像一块刚从炉里夹出来的铁。他点了点头。人没抓住，路却又往前走了一步。下一站，多半就是一座废染坊。

第013章_染坊红叶

第013章 染坊红叶 渡口往东废了个老染坊，几年前河水改道后，这里连做靛泥的池子都干裂了，只剩一排空屋和半截被风吹得发硬的蓝布幡子。无名顺着那枚“染”字木牌找来时，天还没亮透，坊墙外堆着废木桶和生锈铁钩，空气里残着一股洗不掉的草木染味。顾三更在门外停住脚，说里面有三股呼吸，一股轻，两股藏得硬。无名心里一紧，示意小林守后门，自己从侧边翻上矮墙。脚刚落地，头顶便有细响掠过，一条涂黑的丝线差点勒上他咽喉。无名侧身让开，刀还没出鞘，一把短刃已从梁影里斜落下来，直取他肩窝。这一下快得像夜鸟掠水，招数不花，只求一击致命。无名横臂一格，刀鞘挡住刃尖，人也借势贴到染池边。短刃的主人没有追得太深，借柱子一踏，轻飘飘落在另一边木架上。无名这才看清她的模样。女人一身便衣，袖口扎得紧，脸色比常人白些，右耳垂上有一小痣，眼睛却像淬过冰。她手腕很稳，握刀姿势与楼里常见的刺客不同，更像随时准备抽身的人。无名盯着她，道：“盐船上的线，是你留的。”女人也盯着他，答得干脆：“我留线给会拆货的人，不给跟我抢命的人。”这句话刚落，染坊外忽然传来脚步。不是顾三更和小林的位置，而是更远一点的墙头和门外街巷。红叶眼神一变，朝窗格外扫了一下，显然没想到追兵来得这么快。无名立刻听见了弩机上弦的轻响，至少有六七人，且两边都占了位。红叶没有半点犹豫，抬手就甩出三枚细针，针先钉在屋梁和门柱上，拖出三根极细丝线，随后她往后一扯，挂在梁上的一排染缸当即翻倒，靛水和石灰粉哗地泼了满地。外头有人抢门而入，脚下一踩就滑，骂声和碰撞声一起炸开。无名这才明白，她先前对自己那两下不是为真杀，是在试他值不值得暂时搭手。最先闯进来的两人都戴着血衣楼外桩常用的黑巾，一人使短叉，一人使连珠弩。无名迎着短叉撞过去，把对方逼到泼满靛水的地面，再借湿滑一脚扫翻。红叶那边更利，她不和弩手正面拼，只贴着木架移，逼得对方每次抬手都怕先射断自己人。小林从后门冲进来时，恰好截住另一名翻墙而入的刀手，旧剑砸在其膝弯，打得人直跪下去。顾三更没入坊，却把竹杖在门外一点一敲，声响像一面小鼓，把想趁乱摸近的人全点得露了步子。无名在刀风里忽然觉得这几人合到一处，竟比各自单打更顺，像早被赵七逼到同一口井边的人，先不谈信不信，至少都知道该往哪边发力。乱战里，一把藏针忽地从侧窗飞来，直找红叶后颈。无名看见时已来不及出声，只能抬刀鞘横掷过去。刀鞘撞偏那把针，针尖仍在红叶肩后擦出一道口子。红叶身形顿了一下，眼底闪过一点狠色，反手将短刃掷出，正钉

进窗外那名暗手的咽喉。可她自己也知道坏了。那一刀口发黑，显见针上有毒。无名一脚踢翻染池边的木板，挡住新来的两支弩箭，喝了一声“退屋后”。红叶原还想强撑着多杀一个，脚下却已虚了半寸，只能借无名让出的路往后院退。后院堆着晒布架和废染料缸，缸后有条半塌围墙。顾三更在墙外等着，听见无名的脚步和红叶越来越急的呼吸，便知局面生变，立刻低声道：“往东巷走，拐两次有家旧客栈。”四人翻墙出去的同时，染坊里有人点起号火，红烟一冲，半条巷子都能看见。红叶扶着墙走得很快，肩后的黑色已经沿着衣料一点点扩开。无名闻到血里掺着麻药味，知道若再拖，毒会先废她半边身子。小林回头看了一眼巷口追来的影子，问要不要分开。无名道：“分开她活不了。”这话出口，连他自己都清楚，一旦把红叶带上，他们就真正和血衣楼的内部旧账绑在一块了。赶到旧客栈前时，天边已经亮出惨白。客栈门匾掉了半边，只剩“来风”两个字，院里种着一棵快死的柿子树。顾三更用竹杖在门上轻轻敲了三下，里头很快有人开门，是个瘦高妇人，显然认识他。无名没多问，把红叶先扶进屋里。女人坐下时额角全是冷汗，抬眼看向无名，道：“你方才那一下，算我欠你。”她说话仍冷，力气却在散。无名撕开她肩后的衣，看见针口周围那圈青黑正往外扩，便知这不是寻常药酒能压住的。红叶咬着牙从靴底摸出一个薄铁盒，推给他：“里头有解法，按错一步，我就废了。”无名接过铁盒时，红叶又补了一句，“赵七手里拿着暗册半部，我带走了另半部的路数。他要抓我，不只为灭口。”屋外脚步声已经逼近，屋内药味和血味搅在一处。无名低头看着她肩后那处黑线，知道自己总算把赵七最怕丢的那条内线抓到了手里。可抓到并不等于稳住，后面这一夜，只会更难熬。

第014章_客栈解毒

第014章 客栈解毒 来风客栈只剩前后两进院子，前头待客，后头住人，楼板和栏杆都旧得发响。开门的妇人姓沈，年轻时在道上跑过消息，后来受了伤，便缩在这座半废客栈里卖粗饭和劣酒。顾三更显然早和她有旧，进门只说一句“借个命地方”，沈掌柜便把院门拴了两道，又领他们进后院最靠里的房。红叶一落座，肩后的血便透湿了半边衣。无名打开她给的薄铁盒，里头分三层，针、刀、药粉和一张写得极细的纸片排得分明，像她这种人连受伤都预先给自己留了退路。纸上写得很简，只说先放血，再刮边肉，最后以两种药粉兑酒压毒。无名照着做时，红叶脸色一点点白下去，额角冷汗密得像刚淋过雨。她很能忍，刀尖划开伤口那一下也只把牙关咬紧，手指却把椅扶手捏出几道发白的痕。小林在一旁看得眉心直跳，低声问这女人是不是一直靠这些东西活命。顾三更坐在门边听外头动静，道：“血衣楼里爬出来的人，多半都学会给自己留后手。不会留的，早死了。”无名没接这句，只专心刮出发黑那圈皮肉。刀刃过处，血色总算从乌青慢慢转红，说明毒还没钻进骨里。解到一半，前院忽然传来拍门声。不是寻常住店客人，拍得短而急，像先礼后兵的试探。沈掌柜脸色微变，提着灯去前头回话。隔着两道院门，也能听见门外有男人说是路过住店，又问里头有没有带伤的江湖人。无名听着那口气，知道追兵已经顺着染坊号火摸过来了。他把最后一点药粉按进伤口，用粗布紧紧缠住红叶肩膀，低声道：“能动吗？”红叶吸了一口气，额头抵着椅背缓了缓，说：“半柱香后能站，半个时辰后能杀。”这话说得硬，无名却听得出她气力还没回来。今夜要守，主力还是只能落在他和小林身上。顾三更起身在屋里摸了一圈，把桌椅柜门全挪成了两道拦挡，又叫沈掌柜把前院酒坛搬来四只，砸开口，酒沿地面泼成一

线。小林主动去楼上守窗，手里提的不是剑，而是几只装了碎瓷片的布袋。无名则站在二门口，借着门缝去看前院。门外的人见沈掌柜不放，已经换了口气，说奉人之命来搜一名偷货女贼，若客栈肯交人，银子少不了。沈掌柜骂得难听，把来人祖宗八代都带上，听着像真泼妇。可无名知道，这点拖延只能争一会。赵七的人既找到了这里，今夜便不可能只隔门说话。果然不过片刻，前院木门便被撞得大响。第一撞没开，第二撞时，门轴已发出裂声。沈掌柜退入二门后，脸色发白，却还记得把灯全吹灭。整座客栈只剩楼上一线月光从破窗漏进来。门板碎裂那一声刚起，小林便从楼上先丢下第一只布袋。碎瓷片砸在闯门者脸上和脖颈上，划出一片惨叫。无名借着这一下从二门后冲出，刀仍不出鞘，只用刀鞘横砸正中那人太阳穴，把人打得朝酒线上扑。第二名追兵举刀来砍，无名一脚踢翻酒坛，酒水顺着地面朝门口漫开，顾三更在后头甩出火折，火舌立刻顺酒线窜成一道矮火墙。火墙不高，却足够把前院和后院暂时隔开。追兵从两边抄墙翻进来时，红叶已经扶着门框站了起来。她脸还白，眼神却重新硬了，抬手便把三枚针钉进回廊木柱，细线一拽，廊下挂着的竹帘全部落下，正好把翻墙的人兜了个满头。小林从楼梯上一跃而下，照着被帘子缠住的手腕连砸数下，把人打得刀都握不住。无名则守在二门中央，不让任何一个人贴近红叶和顾三更。客栈院子不大，最怕围。可地方一小，也更适合他这种近身取位的人发力。谁先挤到门口，谁便先吃他的刀鞘和肩肘。战到后半夜，追兵已换了三拨。最后来的那几人不再硬闯，改从屋顶往下压，还往院里投了两支冒白烟的药筒。红叶闻了一下便道：“迷烟，不能久吸。”她撑着气把桌上冷茶一掀，茶水泼湿巾布，自己先蒙住口鼻，又把另一块递给无名。短短半个时辰，他们从陌路变成了必须把后背暂时交给彼此的人。无名跃上廊柱，先一刀鞘挑飞一支药筒，又借柱子斜撑扑到屋檐边，把正往下揭瓦的那名刀手一把扯了下来。那人落地时还想翻身，小林已经从侧边一剑鞘压住他喉头。顾三更听准了另一边屋顶脚步，竹杖一送，杖头竟从窗格间穿出去，正戳在对方脚心。惨叫声一起，屋顶上的人终于乱了。天色将明时，门外终于没了新的动静。院里留了四五具尸身和一地烧焦竹帘，空气里满是药烟、血和酸酒混出来的怪味。沈掌柜靠着墙喘气，手里还攥着把菜刀，指节白得像纸。红叶重新坐回凳上，肩伤虽没崩开，嘴唇却失了血色。无名给她倒了半碗热水，她接过去喝了一口，这才开口：“洗心寺外头有三层壳。山门、钟楼、地窖。赵七常走西侧水门，楼里人想活命，多半也从那边跑。”她每说一句，顾三更便在桌面上用指尖点出一段方位，小林则盯着那几下指尖，好像生怕少记半寸。无名听着，心里知道这场守夜没有白熬。红叶既肯把总坛外围地形吐出来，说明她已决定不只为自己逃命。窗外天边泛起鱼肚白，来风客栈像被人狠狠干过一刀，勉强还站着。无名推开后窗，让一点凉风吹散屋里的腥闷。他看着院外那条通往独松岭的小路，知道下一步不能再只等人追。赵七既然一层层往他们身上压，他就得开始反着拆赵七的路。红叶把空碗放下，轻声道：“今夜过后，血衣楼会把运往总坛的一车东西加倍防着。可那车东西里，有你该看的旧纸。”无名回头看她：“什么旧纸？”红叶眼里闪过一线冷意：“三年前柳氏那单的残页。赵七一直带着，不肯烧。”

第015章_独松岭伏

第015章 独松岭伏 独松岭不算高，却有一段山腰窄得只能过一辆车，两侧全是陡坡碎石，中间偏偏立着一株生了百年的老松，因此得名。红叶说，血衣楼每逢运不能见光的东西，总爱走这条线。上头好

守，下头好埋，出了事还能把车往坡下一推，当作山匪劫货。无名一行四人天没亮便到了岭口，先把退路看清。顾三更听风辨位，点出哪块石头最松；红叶沿坡察看车辙，断出押车人至少八个，其中两个步子极稳，多半是赵七近身的老手。小林背着竹篓蹲在坡上，眼里全是要出手的硬光，却比初见时稳了不少。无名没有把伏设在最窄处，而是往前挪了十几丈，选在一段看着稍宽、实则转不过车的斜弯。那地方左边有块半悬的山石，右边是老松盘根，若先断后路再推石，押车人只能在一条窄缝里挨打。顾三更听完他的布置，点头道：“你这刀还是没生锈。”无名没接这句，只把麻绳一端系在山石根下，另一端交给小林，叮嘱他不到自己打手势，不准先拉。红叶则藏在老松后，袖里针和两包药粉都备好。她肩伤还疼，却一声不提。无名看她动作便知，这女人真到了动手时，比许多整好的人都更狠。日头爬到半山时，车铃声终于从岭下传来。先上来的是两名探路的短打汉子，眼睛一刻不停地扫坡。无名让他们过去了，没有急着动。再后面是一辆盖着灰布的双轮车，车后跟着六人，果然有两名脚步极稳的人守在车侧，腰间都没有明显兵器，袖口却鼓着，显见藏了短家伙。等车头刚进那道斜弯，无名从坡上抛下一截断木，木头落在前轮前，赶车的下意识一勒缰，车身立刻卡住。几乎同时，红叶的针先到，专取左侧那名老手面门。那人反应快，偏头避开，针却钉进他身后马脖，马吃痛乱挣，整辆车顿时更斜。

“拉！”无名喝出声的同时，小林双手猛拽麻绳。半悬山石借坡势一滚，正把车后两人逼退。顾三更拄杖从高处下切，竹杖不打头脸，只敲手腕和膝弯，把想稳住阵脚的人先拆散。无名自己则从正面扑进车侧，第一招便找那两名老手。他知道普通押车人只是壳，真要紧的东西在这两人身上。右侧老手袖中滑出一柄极短的刺，专冲肋缝和喉口走，显然是楼里惯用的近身缠命手。无名不和他对点，先贴车板借反震一撞，把人肩线撞歪，再一把扣住其持刺手腕，借车辕边缘一拧。只听“咔”地一声，那人手骨断了半截，短刺也落下。另一名老手已和红叶缠到一处。红叶肩伤未愈，力气吃亏，只能靠步子和针线拖。那人见她出手轻快，却伤在右肩，便专逼她往不能转身的方向退。无名刚想援手，车后又冲来两名刀手，小林也被一名探路汉子缠住，局面一下挤紧。顾三更在坡上听得分明，竹杖往地上一杵，喝道：“车底！”无名瞬间领会，矮身滑进车下，一刀鞘顶开木轴，再从另一侧钻出，正好切到那老手背后。对方正追红叶的空门，后背这一刀鞘来得太狠，整个人往前扑去。红叶抓住这半息，短刃从其肋下送进，再借身法一旋，把人带离自己身前。血一下喷在车布上，灰布像开了朵脏花。主心骨一倒，剩下几人立刻散了胆。无名没有放他们跑，先和小林夹住岭口那两人，逼得他们只能往车边退。山路本就窄，乱起来后谁都施展不开，连想转身都要先看脚下是不是空石。不到一盏茶，押车八人便死的死、伤的伤，只剩赶车的缩在车轮边发抖。无名掀开灰布，里头堆着两口木箱和三卷油纸。第一口箱里是短刀和机簧，第二口箱里全是账册、调令和印信。红叶用短刃挑开最上头那卷油纸，脸色立刻沉下去：“这是外桩名册。”顾三更在旁边摸了摸纸张厚薄，道：“赵七这是要重整外线，难怪追得这样紧。”无名翻第二卷油纸，手指刚碰到第一页，动作便停住了。那是一页残破旧纸，边角焦黄，字迹被水浸过，仍能辨出几个名字和一段命令。他一眼就看见柳氏和程千山的名字，也看见下头盖着的验收暗印。那纸不是委托信原件，却足够说明三年前那单确实有人先做了手脚，把军饷暗账和杀人委托绑到一处。无名捏着纸边，心口一沉一沉地往下坠。原来赵七一直没把这页烧掉，不是忘了，是拿来压人，也拿来提醒自己那一刀是怎样替他开的路。小林在一旁看见“柳氏”二字，虽不知底细，也从无名脸色里看出这纸分量极重。红叶把外桩名册和几封调令捆到一处，又从箱底翻出一张送呈边镇军头的名单，上头写着脏银、甲械和护送人手。她抬头道：“赵七不是只想堵你，他想拿程千山那本暗账去投边军军头，给自己

换条更大的路。”无名把柳氏残页收进怀里，像把一块烧红的铁按到胸口。他到这一刻才明白，赵七让他重走旧案路线，不只是为折磨，更是为逼他亲眼看见当年那一刀替多少脏事开了门。山风从独松岭上穿过去，吹得老松针叶一阵乱响。无名抬眼望向更南边的路，心里那层想躲、想绕的土，被这页残纸彻底掀开了。

第016章_瞎子开刀

第016章 瞎子开刀 独松岭一战后，无名一行没有立刻下山。红叶说押车未回，赵七那边最迟半日便能猜到货路被截，山下各处驿口和渡口都会立刻收紧。顾三更便带他们拐进岭西一处废茶寮，那地方原是行脚人歇脚的棚子，如今只剩半面土灶和一圈漏风木墙。几人刚把外桩名册和旧纸收妥，顾三更使用竹杖在地上划出一条线，让小林坐在线内练起步子。小林心里还有火，手上却肯听了，一遍遍照他点的方位进退。无名看着这老少二人，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第一次学会“先看脚下，再谈出刀”，也是有人这样拿棍尖在泥地里给他画线。傍晚风起时，顾三更忽然停了杖，朝西侧林子偏过头去。他耳朵一动，脸色便沉了：“来了个旧人。”无名也跟着起身，没多久便听见林中传来一阵细碎算盘珠子相撞似的响。那声音很怪，不急不慢，像谁一边走一边拨算盘。小林握紧了剑柄，红叶则把袖里针全扣在掌心。林边很快走出个穿灰袍的瘦老头，腰间真挂着一只铁算盘，脸上皱纹层层叠叠，笑时却不见半点和气。他看都不看无名与小林，只冲顾三更拱了拱手：“顾老哥，瞎了这些年，耳朵还真不坏。”顾三更听见这声音，杖尖在地上轻敲了一下：“白算盘，你还没死。”白算盘笑道：“楼里老人死得差不多了，我总得替七爷多活几天。”他说着，目光才落到无名身上，“七爷说得不差，截车的人果然是你。把名册和旧纸交出来，再把那丫头留下，我让你们死得干净点。”无名看见他身后林子里还有七八道影子，分两层压过来，一层持弩，一层握短刀，阵势不大，却都卡在射得着门口、又不容易被反冲的位置。这种布法不像临时追杀，更像专门来对付顾三更这种老行家。无名心里一动，明白赵七怕的不是一批货，而是顾三更一旦和他们站到一处，老账会被越翻越深。“你来晚了。”顾三更把竹杖靠到墙边，伸手去摸那把旧柴刀，“名册不在我手里，命你也借不走。”白算盘叹了口气，像真替旧人惋惜：“当年老楼主刺瞎你双眼，还留你一命，是想让你记规矩。你偏不肯记。”顾三更听见“老楼主”三个字，嘴角压出一道硬线：“他刺瞎我，是因为我砍死了他唯一的徒弟。那徒弟十六岁，替他试刀，替他杀人，死的时候连名字都没剩。规矩这两个字，在你们嘴里脏得很。”这话一出口，废茶寮里像有股旧尘一起被翻起来。无名第一次把顾三更和血衣楼最深那层旧怨对上，才知道这老人不是半路看不惯赵七才插手，他从头到尾都站在楼外的刀口边。白算盘不再废话，铁算盘一甩，细小铁珠夹着线绳扑面便来。那不是寻常暗器，而是专缠兵刃和关节的老阴招。无名刚要上前，顾三更已经先动。他摸刀的动作不快，脚下却稳得惊人，一步踏出，刀背正敲在铁算盘边缘，把那串铁珠打得散成一片乱响。下一瞬，林里的弩箭也到了。红叶拖着肩伤先甩出一把药粉，药粉不伤人，只在暮色里炸成一片辣眼白雾，逼得弩手准头全偏。小林守住门口左侧，不让短刀手借乱摸进屋。无名则专挑白算盘身后那两名持弩人切。顾三更已经动了旧刀，他就得把外头这层壳先剥掉。白算盘的铁算盘极阴，铁珠每一次绕回都找顾三更的膝窝和手腕，像要先废他筋骨。顾三更双目已盲，只靠听风辨位，步子却一点不乱。无名在外头打翻一名弩手时，余

光扫见老人刀锋从铁算盘缝隙里穿进去，像细针穿麻布，只一抹便把白算盘右手食指连根断了半截。白算盘闷哼，却仍不退，左手扯线一绕，铁珠立刻扣住顾三更刀背，想强拉脱手。顾三更没有争刀，反而顺着那股拉力往前送半步，肩头硬撞进白算盘胸口，短刀随即自下而上挑开对方肋下。那一下不算快，却准得让人心里发冷。白算盘身子一震，铁算盘“哗啦”落地，血顺着灰袍往下淌。外头余下几人见他倒了，胆气立散。无名趁势把最后一名弩手踹出门槛，小林也用剑鞘压住一个短刀手脖颈。红叶没有追远，只靠在门边喘了口气，显见肩伤又被牵开。顾三更收刀时，手背上也多了一道被铁线割出来的口子。他听着白算盘在地上咳血，神色没有半点松动，只问：“赵七为什么追着柳氏那条线不放？”白算盘嘴里血沫翻涌，笑得像个快碎的算盘珠：“因为……暗账后头还藏着银。程千山把银子埋在只认旧案的人会去找的地方。七爷知道你们迟早会走到那儿，所以索性一路赶。”他说到这里，视线又挪到无名身上，“他不怕你恨，只怕你想通了。”这句话像一柄细锥子，直往无名心里最硬的地方钻。赵七把他沿旧案一路逼来，不只是想折磨，也是在利用他的愧疚替自己翻找藏银和暗账。无名捏住刀柄，指节一点点发白。顾三更听白算盘气散得差不多了，才低声道：“旧账旧债，今夜算一笔。”说完一刀落下，干净利落，连多余的声响都没有。小林站在门边看着老人收刀，喉头动了动，像头一次明白一个瞎眼老人为何还能让血衣楼的人忌到这地步。顾三更把旧刀插回鞘时，对无名道：“赵七不是在带你兜圈子，他是在逼你替他找到柳氏留下的那口坟和那块断碑。你若还想往前，就得赶在他的人之前过去。”

第017章_鬼市买命

第017章 鬼市买命 从独松岭往东二十里，有座废了半边的城隍庙。庙后荒坟连着乱棚，夜里常有人拿死人物件、赃货和人命在那边讨价，因此道上都叫那里鬼市。红叶说，血衣楼有个专管换路和收口的联络人，每逢外线断了，便会在鬼市现身一次，用银子、假身份和活口去补窟窿。若想知道洗心寺暗门与柳氏旧案的下一步，抓这个人比乱拆外桩更快。无名便把独松岭活捉下来的那名赶车人押上，蒙了脸，当成要卖给血衣楼换赏的人。夜色压上乱坟坡时，鬼市也开了。城隍像只剩半张脸，香炉里插满倒烧的残香，风一过，全是纸灰和霉土味。摊上卖什么的都有，旧靴、死人玉佩、拆开的兵器，还有几个脸色发青的伤号坐在席边等人认买。无名牵着那个吓得腿软的赶车人，低头混进人群，顾三更与小林在外圈各占一处高点，红叶则不见踪影，像溶进了这片烂夜里。无名心里清楚，今夜最难的不是打，是把该来的人钓出来，又不能让他先觉出假。他在城隍庙偏殿挂出一个灰布牌，牌上按红叶说的画了血衣楼换活口的旧记号。不到半柱香，便有个矮胖中年人踱了过来，脸上笑得像个收账的掌柜，手里却始终捻着两颗铁丸。那人先看一眼蒙脸的赶车人，又看无名脚下站位，笑着问：“这口货，哪条线来的？”无名按红叶事先教的答法，说是独松岭塌车线，押车的都死了，只剩这人认得几处外桩。矮胖子眼底那点懒散立刻收了半寸，显见鱼已经咬钩。他没再追问货，反倒说要看看卖家手。无名心里一紧，知道这是楼里旧规矩，要认是不是自己人，便故意把左手藏在袖中，只伸右手出去。矮胖子目光落在他指节和虎口，没看出那道旧疤，笑意便更实了些：“跟我去后头谈。”他转身往庙后乱棚走，脚步不急，却始终让自己卡在别人不容易一刀贴上的位置。无名押着赶车人跟上，到了庙后第三个棚子，那人忽然停住，头也不回地道：“出来吧，卖命的朋友。你这步子太稳，不像跑单帮的。”话音一落，棚后、坟侧和庙

墙上同时冒出人影，足有六七个。无名明白自己还是没完全瞒过。他索性一把扯下赶车人口上的布，喝道：“你要的人在这，柳氏那条线的人还活几个？”矮胖子被点破后也不装了，捻着铁丸冷笑：“你既问到这条线，便是无名。”他这句话才落，庙墙上的弩手已抬臂。无名早有准备，一脚把赶车人踹向矮胖子，自己借势滚进香灰堆后。几乎同时，红叶从坟后掠出，短针连发两点，先封弩手视线，再割断棚上的灯绳。鬼市一下暗了大半，叫骂声四起。顾三更的竹杖在外圈连点三下，像给黑暗里的人定了方位。小林照着那三下声响冲进去，第一记便砸翻了一个想从侧边摸近无名的短刀手。乱坟坡本就窄，鬼市又堆满棚布和棺板，一乱起来比黑市更像迷宫，谁先慌谁先死。矮胖子果然不是庸手，借乱势反而贴近无名，双手铁丸一前一后打向膝弯和太阳穴。无名横刀鞘挡开上路，硬吃下一记下路，腿骨一麻，人却趁机贴入对方怀里。矮胖子最怕近身，刚要缩肘，红叶的线针已从旁绕上他右腕。无名抓住这一瞬，抬膝撞腹，再把人按倒在城隍庙残阶前。铁丸滚落石缝，那人还想咬舌，顾三更的竹杖已从后头敲在他后颈，不轻不重，刚好叫他把气憋回去。四周杀声渐小，剩下的几名血衣楼外桩见联络人失手，也不敢再死拼，借着鬼市黑暗四散逃命。小林追出去两步，被无名喊住。今夜要紧的是嘴，不是多几具尸。矮胖子被拖进偏殿后，脸上那点笑终于全没了。红叶认得他，冷声道：“唐屠，当年你替赵七换过三回假身份，也替他收过柳氏那单的后尾。”唐屠嘴硬，先说不认，等顾三更把他两根手指压在残香炉边，火灰一烫，整个人立刻抖起来。无名蹲在他面前，只问三件事：“柳氏母子后头还剩什么人，断碑在哪，洗心寺暗门怎么走。”唐屠喘得像破布袋，先吐出来的是第一句：“孩子没死……当年有人先一步把孩子带走，送去边镇看住，留着是怕账真翻出来时手里没把柄。”无名听见“孩子没死”，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一扯，却没让脸色动。唐屠接着说，断碑在柳氏夫妇旧坟旁，碑底埋过一截假账和一枚旧簪，程千山真正要紧的那笔军饷黑银则另藏在地形图指的地方。至于洗心寺暗门，他只知道要靠楼里水路和地窖牌双重验身，具体牌路仍在总坛账房手里。说到这里，他像忽然想起保命的本钱，急忙补一句：“边镇军头和赵七约的是青梧驿会面，若暗账送不到，赵七会先去那边换别的活路。”无名听完，便知鬼市这一趟值了。柳氏那个孩子还活着，这消息像把钝刀重新捅进旧伤里，却也让那笔债不再只是对着一块坟。青梧驿三个字则把接下来的路钉得更紧。赵七急了，才会想先去换路。

第018章_断碑埋骨

第018章 断碑埋骨 柳氏旧坟在一片荒岭下，四周原有两三户人家，后来战乱一过，屋子全塌，连田埂都被野草吃平了。无名跟着唐屠吐出来的方位赶到时，天阴得很低，风从空屋破窗里灌出来，像有人在里面长长叹气。他走得越近，脚步越沉。这里他来过一次，就是三年前那场错杀后的第二天。他当时翻遍了屋和坟边，想找账，想找孩子，也想找一点能证明自己不是白白砍错人的东西，最后却只带走一支银簪。如今隔了三年再站回这地方，土还是这片土，人却全换了心肠。断碑并不难找。柳氏夫妻的坟头早被雨水冲塌半边，碑也从中裂开，断口朝外，像被人硬撬过。碑前泥土翻新，脚印杂乱，显见近来已有人来过。无名蹲下去摸了摸土，指尖刚触到一截硬物，坡上便响起石子滚落声。三名汉子从空屋后转出来，穿的是挖坟人常见的旧褂，手里拿的却不是锄头，而是短柄铁铲和刀。领头那人看见无名几人，眼睛先往红叶脸上扫了下，又落到顾三更脚边，冷笑道：“七爷要找的旧鬼，倒在这里凑齐

了。”无名听这口气，便知他们不是碰巧来挖财，是专守断碑等跟旧案有关的人。对方不再废话，抡铁铲便压下来。坟地狭窄，最怕乱踩坟头。无名不愿把战打到柳氏坟上，先一步把人引向断墙边。小林从左侧斜切，拦住第二人，旧剑专打握铲手。红叶肩伤虽好了七成，动作仍快，针线一挂，先把第三人脚下草绊乱。顾三更没进正圈，只在坟前用竹杖点地，谁若想借地势绕向无名背后，便先吃他一杖。三名守坟人路数凶，却不细，多半是边镇军头那边临时派来的狠手。无名挡开一记铁铲，顺势扣住对方肩窝，把人往断墙上一摔，墙砖塌下一片，灰尘和枯草一起扑了满脸。领头那人见正面压不住，忽地往后退了两步，从怀里摸出一支响箭。无名眼皮一跳，刀鞘立刻脱手飞出，正砸在那人腕上。响箭偏着射上天，在半空炸出一团暗红烟。不好，附近还埋着人。红叶看见烟色也知道麻烦，立刻喝道：“先取碑下东西！”无名不再缠斗，一脚踢开挡路的人，扑回断碑边，双手并用把裂开的碑石掀起半边。碑底埋着一只旧陶罐，罐口封蜡已碎，里头塞着油布和一枚发黑银簪，簪子式样和他木盒里那支一模一样，只是簪尾刻着一个极细的“程”字。无名心里一震，知道这是程千山当年给妻子留下的对簪。油布摊开后，先露出一页半真半假的账页。上头记的不是宝藏，而是某年某月边镇军饷缺了多少、由谁经手、又如何借“剿匪”和“失火”名头抹掉。后面还有一小段地形记号，标着一处河湾和两座乱坟。无名只看几眼，就明白程千山死前为何非要把这些东西分开藏。单有账页，只能指向黑银；单有地形记号，只像野坟藏宝。两样拼到一处，才是能让许多人掉脑袋的实证。可程千山没等到把实证交出去，柳氏也没等到带孩子走远，最后全死在别人编好的假委托里。无名捏着那页账，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浮出来。坡后这时又冲出四五人，显见响箭把埋伏全引来了。对方人数一多，坟地便再守不住。顾三更一杖敲碎断墙角上的瓦罐，大声道：“往旧屋退，屋里有梁！”无名把账页和银簪塞进怀里，抄起断碑半截往前一推，重碑砸在坡道上，正好拦住最前两人脚步。小林从旁抢进旧屋门口，用整扇摇摇欲坠的木门当盾，把冲上来的第一人连人带门撞翻。红叶则借空屋窗洞往外甩了一把土黄药粉，药粉不致命，却呛得追兵睁不开眼。无名守在最里面，眼角一扫，看见空屋土炕边还躺着一只缺耳木虎，木头已烂，却仍看得出是给孩子玩的玩意。那只木虎让他心口猛地一缩。若唐屠没说谎，柳氏的孩子当年真被人带走，那孩子离开时大概连这只木虎都没顾上拿。无名没时间多想，外头追兵已撞上门。旧屋梁木虽朽，却比露天坟地好守。他与小林一前一后卡住门口，顾三更听外头脚步散乱，判断出对方多半不是一路同门，而是边镇、血衣楼混着来的人，便低声道：“赵七已经把账拿去向军头讨路。你若慢一步，青梧驿那边谈成，洗心寺便未必还是他退路。”红叶贴在窗边，也从搜来的守坟人身上摸出一封没来得及送走的短札。她看完只道一句：“军头派的是副手，正主还在青梧驿等赵七亲去。”无名知道，断碑这里能拿的都拿到了，再留只会被更多人围死。他们趁天色转黑，从旧屋后塌墙钻出，绕荒岭北侧下坡。风越发大，吹得坟头荒草全朝一个方向倒。无名一路没说话，只把那支刻“程”字的银簪握在掌心。过去三年里，他一直以为自己欠柳氏一家的是一条错命，如今才看清，那一刀不只劈断了一家三口的日子，还替赵七和边镇军头遮住了一笔能养活多少死士、又能饿死多少边兵的黑银。小林跟在旁边，忽然低声道：“赵七不是怕你翻旧账，他是想拿旧账去换更大的势。”无名点了点头，心里那股要去找赵七的力道，到这一章已经不再只是为槐花村，也不只是为柳氏一人了。

第019章_青梧驿会

第019章 青梧驿会 青梧驿原先是官道上的大驿，战乱后被各路人轮着占过，马棚、库房和驿卒房全修得不像样，唯一还像旧制的，只有驿门前那两株高得发黑的青梧。赵七选这里和边镇军头换路，不只是因它居中，也因这里四通八达，真翻了脸，东西南北都能散。红叶用外桩名册和独松岭截来的印信递出消息，约了楼里几个早对赵七不满的人在驿后废马棚见面。无名本不爱把命压在“叛变”这两个字上，可到了这一步，要硬攻洗心寺，只靠四个人远远不够。他们赶到时，青梧驿已近傍晚。驿前仍有散客、脚夫和几名装成商旅的刀手，看着平静，眼神却都在绕。顾三更在驿外一棵枯树下坐着，像个等人雇车的老头；小林和沈掌柜借来的车夫短褂换在身上，推着一辆空板车进院；红叶先一步混进后厨，无名则扮作押车汉子，低头走在最后。驿后废马棚里果然已经有人等着，共三人，一名断了两指的中年汉子，一名面色发黄的瘦妇，还有个抱账匣的青年。中年汉子先认出红叶，苦笑一声：“你还敢来，我还当你早死在路上。”红叶没有寒暄，开口就问：“赵七和边镇副手几时到？”那中年汉子名叫石狼，原是血衣楼水路头目。他往外看了一眼，压低声音道：“今夜子时前后，副手先到，赵七未必亲来。他这阵子疑心太重，连楼里人都只信一半。”抱账匣的青年是总坛外账房许墨，吓得手都在抖，却还是把一张粗图摊在草垛上，说出洗心寺外三层守位和换岗时辰。无名看着那张图，心里刚定下一半，马棚外忽然传来车轮碾草和人急跑的声音。石狼脸色一变：“不对，我们的人没这么快。”下一瞬，马棚四角同时亮起火把。显然不是偶遇，是有人把这场会面整个卖了。外头有人扬声道：“楼里旧人都在这了，省得七爷一个个找。”火把把棚门口照得发白，照出七八个短打刀手，还有两名持弩人站在高处。石狼骂了句脏话，反手就把门边草料堆踢倒，当作掩体。无名也在同一刻把许墨按进槽底，自己翻到门柱后。弩箭先落，三支连成一线，专找红叶和石狼。红叶贴地一滚，让过第一波箭，袖中针立刻回敬过去，逼得高处那两名弩手缩头。小林推着板车正好从外圈绕回，见火起，索性把整辆车朝棚门横撞，车轴卡进门框，竟把马棚最宽那道口封了大半。“守半炷香就行！”顾三更的声音从外头另一侧传来。紧跟着驿院中也乱了，想来他已在前面动手，把守外的眼线搅成一锅粥。无名借门柱当轴，专切闯门的人。马棚地方窄，最怕弩和火，偏偏对方两样都备着。石狼也看出不能死守，抡起一根喂马木叉便朝火把扑去，把两支扔进棚内的火把先叉飞出去。瘦妇则从草堆里摸出两包石灰，照着门外一扬。白灰借火光一照，外头那几个刀手眼前顿时一片花。无名抓住这一瞬扑出去，刀鞘连砸两人面门，再顺势夺过一把短刀，反手送进第三人肋下。血味一开，棚外的气便全变了。高处弩手仍是麻烦。小林被一箭擦过耳边，火气上来，刚想追上草垛，被无名喝住：“别离门！”话音未落，红叶已沿着马棚侧壁翻上半塌屋梁，借梁下暗影贴近那两名弩手。她肩伤未愈，动作仍轻得像风。无名只听见高处接连两声闷哼，再看时，那两名弩手已从屋顶滚落下来。失了高点后，门外那批人也守不住阵脚。石狼趁乱扑住领头那人，几乎用牙把对方耳朵咬下一半，显见这群旧部对赵七的怨早压到了骨里。不到半刻，活着的围杀者便跑散了，只在棚门外留下几具尸身和几支没射出的弩箭。许墨在槽底缩得像只受潮的纸包，直到无名把他提起来，才抖着把账匣打开。匣中除粗图外，还有一张赵七亲信名单和地窖轮值号牌式样。更要紧的是，许墨说今夜来接边镇副手的人其实不是赵七，而是总坛副账房裘四。赵七正躲在更南边的荒城外等结果，若青梧驿谈崩，他便回洗心寺死守；若谈成，他就带暗账和藏银图去边镇另起炉灶。无名听到“荒城”二字，立刻明白不能在驿里久留。石狼抹去脸上血，道：“裘四识总坛里所有地窖路和换岗账，你若能捉

住他，比捉十个外桩都值。”顾三更此时也从驿前转了回来，竹杖上还沾着血。他听完许墨的话，只说一句：“那就趁今夜去荒城。赵七越急，漏的口子越大。”青梧驿里火光和喊杀还未散尽，风穿过两株老青梧，把残叶卷得满院乱飞。无名看着手里那份亲信名单，心里知道血衣楼内部那道裂缝终于真正撕开了。接下来，便该从裂缝里把洗心寺的骨架也掏出来。

第020章_荒城夜审

第020章 荒城夜审 荒城原是旧县治，兵灾后城墙塌了一半，街巷荒得只剩断井、破匾和野狗。赵七不肯亲到青梧驿，便把接应边镇副手和收消息的后手放在这座空城外。无名一行沿夜路赶来时，城门洞里连月光都照不透，只有风穿城而过，吹得残旗和门板一阵阵拍响。许墨认得裘四常待的地方，是城西旧县衙后的账房院。红叶先去探路，回来时说院里只留了四人守门，裘四本人还在，像是在等青梧驿那边的回音。无名听完便定下手：先拿嘴，再拆院。城西旧衙门院墙不高，墙根却插着不少破陶片，显见有人临时加过防。小林和石狼一左一右摸上去，先把外头两名眼线闷倒。无名与红叶从后窗进院，顾三更和许墨留在巷口听风守退路。裘四果然在里头。那人四十来岁，瘦得像根干竹，正坐在桌边翻账，一盏孤灯照着他眼镜片似的薄瞳。无名扑进去时，他反应快得出奇，第一下不是摸刀，而是先去翻火盆，显见想烧账。红叶早防这一手，一针钉住他翻盆那只手。裘四疼得闷哼，无名已把人按在账桌上，刀鞘压住后颈：“想活，就别碰火。”院里其余三人刚冲进来，便被小林和石狼堵在门口。小林经了这些天的硬战，步子和胆都稳了许多，不再只会硬扑，先用门槛和横木卡住对方膝弯，再以剑鞘压手。石狼则真像头从楼里爬出的狼，贴身一旦咬住，便不肯松。院子不大，几声兵刃撞击后便见了分晓。无名把裘四捆在旧堂柱上，先让许墨辨认其身份，确认无误后才开始问话。裘四嘴很硬，先说自己只管记账，不知暗门。无名也不和他绕，把青梧驿带来的亲信名单一页页摊开，又把柳氏残页压在最上面：“你若只会记账，赵七不会把这一页留给你看。”裘四盯着那张残页，嘴角抽了一下。无名看见这点反应，便知道问到地方了。顾三更站在窗边听了片刻，道：“外头来了两拨人，脚步不一，一拨快，一拨稳。赵七派灭口的到了。”这话一出，院里气息顿时紧了。裘四眼里先闪过一点求活的亮，显见他也知道自己若不开口，外头那些人进来头一个杀的就是他。红叶冷声道：“地窖图、号牌路数、水门开法，说错一个字，我先割你舌头。”裘四咽了口唾沫，终于开口：“洗心寺西水门夜里只认铜牌和两声短铃。地窖有三层，最里头连着钟楼底，钟楼再通后井。赵七近来不睡正殿，住在后井边的旧僧房。”话才说到这里，外头城巷里已响起一阵极轻的脚步，随即便有刀尖从纸窗外无声探进来。无名眼神一冷，抬脚踢翻账桌，整张桌子撞向窗棂。窗纸、木条和刀锋一并碎开，埋伏在外的人再也藏不住，八九个黑影分从院门、后墙和屋顶压下来。灭口队比青梧驿那批更狠，人人不喊不骂，只求先取柱上的裘四。无名立刻明白，赵七宁愿把总坛骨架全砍断，也不肯让这人落进他们手里。小林守到裘四身前，石狼和许墨则把账匣往后拖。顾三更站在回廊转角，竹杖一横，先截住了屋顶下来那条最短的杀路。荒城夜里最适合打这种没声的硬仗。院外荒草、井栏和倒塌墙角全是影，谁离了位，谁便可能被黑里一刀捅穿。无名不敢让灭口队分散，索性迎着院门那三人先冲，把最正面一条路打得更窄。第一人手持双刀，刀路狠直，完全是死士打法。无名不和他对拼长短，只借门框卸去第一刀，再用刀鞘压腕、肩撞胸，把人撞回门外台

阶。红叶则守屋顶下沿，谁想借高处往里翻，先吃她的针和细线。顾三更今夜听得比谁都清，竹杖不离地三尺，专点脚踝与膝窝，把那些死士最稳的步点全敲乱。小林在乱战里护着裘四，终于也学会了“守人”和“杀人”不是一回事，剑鞘一下一下只找最该断的手和腿。裘四在柱上看着院里血一片一片溅开，最后那点硬气也全散了，急着喊：“别让我死，我还知道脏银从哪走！”无名听见这句，反手把一名扑近的死士砸倒，喝道：“说！”裘四大口喘着气，道：“铁佛渡口！赵七真正的补给和脏银都从铁佛渡口走水路，明日午前必有一船往洗心寺送人、送钱、送铜牌。断了那船，总坛里就会先乱。”这话一吐，灭口队里领头那人眼神立刻变了，显见说中了命门。他拼着吃红叶一针，也要再往裘四这边扑，无名哪还会让他得手，刀鞘横过来重重砸在其颈上，把人打得跪倒在青砖地上，再一脚踢断其下颌。杀到天快亮时，荒城旧院里终于静了。地上横着七具尸身，剩下两人重伤逃散，再追已无意义。裘四瘫在柱边，像被抽空了骨头。许墨从他腰间搜出地窖铜牌样制和一张亲信轮值小册，手抖得几乎握不住。顾三更听着城外风声，道：“赵七这一夜连裘四都肯舍，说明他已下死心要守洗心寺。要把他拖出来，先断铁佛渡口。”无名看着东方发白的天，眼里那点疲惫被更冷的东西压住了。中段一路打到这里，槐花村、柳氏旧案、洗心寺总坛和边镇军头的脏银路，终于在一条线上拧死。下一步，便是奔渡口去，把赵七的水路命脉先砍断。

第021章_铁佛渡口

第021章 铁佛渡口 荒城一夜未尽，天边刚见白，无名一行便折回铁佛渡口。裘四说得明白，午前必有一船送钱、送人、送铜牌往洗心寺去，若让那船离岸，总坛里最缺的几样命根便都补上了。渡口经历盐船一烧，表面看着更乱，实则守得更紧。石佛下多了两层巡看的人，码头边的挑夫也换成了血衣楼自家打扮成的脚夫。顾三更坐在对岸乱石后听了半晌，低声道：“船还没靠，先到的是人。守头在石佛肚里。”无名顺着他杖尖指向望去，果见石佛残腹那道裂缝后头时不时有一点金属反光。红叶认得这条渡口线，知道水路守头姓杜，外号杜平，原先是她在楼里跑水时的旧搭子。她说杜平不是赵七死党，只是被楼里脏账拖得下不了船。无名听后没有多言，只把人分成三处。顾三更和小林守对岸高点，专断远弩；红叶先摸到石佛后找杜平的口风；无名与石狼、许墨则埋在栈桥下的烂木堆里，等那条主船靠岸便先断缆。不到一刻，河面上果然现出一只黑腹快船，船头压得低，甲板上只站四个搬货汉子，舱里却闷得不见声，显见货和人都藏得深。船将靠岸时，石佛后头先有了动静。红叶从裂缝那边闪出来，身后跟着一个精瘦汉子，正是杜平。那汉子脸色极差，手里仍握着刀，却没有朝她砍。无名隔着半截栈桥看见红叶冲他打了个手势，便知这人已松了半边。可赵七的人不会给他们慢慢谈的工夫。石佛侧面突然翻出两名持弩守卫，照着红叶与杜平便射。顾三更的竹杖在对岸应声而起，第一支箭被挑偏，第二支却仍擦过杜平肩头，带出一串血。杜平骂了一声，终于彻底倒向这边，抬手就把石佛腹里的铜锣敲翻，渡口号令顿时乱成一团。“动手！”无名从栈桥下冲出，第一刀鞘先砸在缆柱上。石狼紧跟着一斧劈断主缆，船身被水势一带，刚靠上的船头立刻偏开半尺。甲板上那四名假搬货汉子全露了底，各自从盐袋下抽出刀弩。小林在对岸高处看得真切，专挑抬弩的人下手，石子和短箭接连飞下，逼得船上人不敢抬头。无名借偏开的船头翻上甲板，脚下木板还带着水，滑得很。他先一脚踢翻最外那只木箱，箱盖裂开，里头

滚出的全是压好的银锭和两串刻印铜牌。赵七果然把命脉都压在这船上了。船舱里随后又冲出三人，其中一个竟是被绑着手脚的年轻船夫，嘴里塞了布，显见不是押货，是押人。红叶一眼认出他，喊了声“阿骆”。原来这人是她旧时带过的水路少年，后来被赵七扣在渡口做顺水手。无名没空多问，迎着最前那名刀手撞过去。甲板窄，最怕被围，他便专把人往桅杆和箱边逼，逼得对方挥刀都怕先砍中自己银箱。杜平也翻上了船，带伤抡刀，一出手便把一名弩手推下河。他喊得嘶哑：“赵七要拿这船送的不止银，还有地窖铜牌和活口名册！”这话一出，船上的人更急，显见说中了要害。短短一炷香，船上胜负便见了。无名把最后那名守船头目按进舱门边，逼问水仓位置。那人吐着血沫不肯说，杜平却先开口：“西仓，佛脚后头那排封着白灰印的，就是关人和放铜牌的地方。”无名回头看他，只见杜平捂着伤口，脸上没有半点邀功，只有一种终于决意把旧船踩沉的疲惫。红叶则把阿骆嘴里的布扯下，少年大口喘气，第一句话便是：“西仓里还关着两个苦主和一个看过总坛地窖的人，赵七要等船走后再一并灭口。”渡口上的打斗已经惊动四周，远处有人吹起急哨，说明更大的守队就快压到。无名没有恋战，把银锭和铜牌先装进两只麻袋，地窖铜牌则单独留出。顾三更听见对岸脚步乱起来，催他们立刻撤。离开前，无名站在船头看了一眼那尊残佛。佛像腹中空着，里头摆过号令、铜锣和杀人的名单，像乱世里最常见的样子，壳还在，心早被人掏空。他一刀砍断最后一根系住快船的缆绳，船身顺流滑开，带着甲板上的死人和剩下半船银子慢慢漂向河心。赵七最稳的这条水路，至此也被劈开了一道口子。众人退到渡口后山时，阿骆与杜平都还能走。杜平把抢出来的两块铜牌递给无名，道：“西仓守的人比船上还硬。你若真要去救人，得在天黑前动手。再晚，赵七那边一收信，仓里的人和牌都会一起转走。”红叶接过话：“仓里那名看过地窖的人，多半就是洗心寺旧杂役。要攻总坛，没有他这口嘴不行。”阿骆在旁边喘匀了气，又补上一句，说西仓里还压着几名被拿来备后手的苦主，赵七打的是一旦谈崩，便把人和账一把火全烧净的主意。无名点了点头，把沾了血的铜牌收进怀里。水路已经断了一半，下一刀，便该落在渡口背后的西仓上。

第022章_破仓劫人

第022章 破仓劫人 铁佛渡口西仓建在佛脚后头一片白灰墙里，外头看像存盐的库房，里头却分前后两层。前层堆麻袋和旧木桶，后层则砌了暗间，专用来关人和藏不宜见光的牌、册、银。杜平带着路，把一行人领到仓后排水沟边。沟不深，却能钻人，早年是给盐仓泄潮气用的，如今反成了最不惹眼的入口。无名先趴在沟边听，仓里除了巡走脚步，还有铁链拖地的细响，说明人还没被转走。他朝小林和石狼做了个压手势，几人便沿潮沟一点点往里挪。仓后墙砖有一块松，杜平早摸熟了位置，轻轻一抠，砖便能取下。里头先漏出一线昏黄灯光和粗酒味。无名透过砖洞看见后层暗间前坐着四人，两人掷骰，一人磨刀，一人守着钥匙串打瞌睡。再往里，铁栏后果然关着三个人，一老两中年。老者穿旧僧衣，瘦得只剩骨架；另两人一男一女，衣裳虽破，神色却不像江湖人，更像被硬拖进这摊烂事里的寻常苦主。无名看见那老者时，便知阿骆没说错。那人身上还带着寺里做活的人才有的薄茧，十有八九见过洗心寺地窖路。“先拿钥匙，再堵前门。”无名低声道。红叶点头，先把两根细针捏在指间。顾三更和阿骆留在外头听风断哨，小林、石狼随无名进后层。墙砖一抽开，潮风灌进去，守钥匙那人打了个哆嗦，刚要回

头，红叶的针已钉进他耳后。人还没倒地，小林便从砖口钻入，一把掐住另一名磨刀汉子的嘴，剑鞘闷在太阳穴上，直接砸晕。剩下掷骰那两人反应过来，刀才抽出半截，无名和石狼已一左一右压到近前。仓里地方窄，刀路全被木桶和盐袋卡住，两人连抡圆都来不及，便被贴身打翻。前层守仓的人听见闷响，立刻往后冲。顾三更在墙外早听准人数，竹杖从排水沟口先点进来，正敲在第一人膝弯。阿骆也豁出去了，抓起外头一只盐筐便往里掀，粗盐泼得满地乱滚。前层那几名守仓人踩在盐粒上，脚下纷纷打滑。石狼见机猛扑，把门闩横上，硬把前后层隔出半扇门。仓内一下挤成了绞肉局面。无名没有恋战，先拿了钥匙去开铁栏。老僧见他手上动作利落，眼里先是戒备，等看见红叶肩头那枚血衣楼旧针伤，才低声道：“你们不是赵七的人。”无名只说：“带你出去，再说路。”铁栏一开，那中年男人先护住身边妇人，问他们究竟是谁。红叶边解他手上铁链边道：“你们是苦主？”男人点头，说自己是边镇押粮小吏，因看见军饷短账和送银名单，被赵七的人从路上截走；妇人则是程千山旧友遗孀，原本藏着一页地形记号，前日才被渡口人掳来。无名听见“程千山旧友”，心里一震，却不在此时追问。外头门板已经被砸得发颤，再拖片刻，全仓人都得被堵死。他让小林带那对苦主先走排水沟，自己扶起老僧。老僧腿脚发麻，开口却很稳：“老衲法号慧真，旧年在洗心寺做过杂役。赵七占寺后，地窖和水门都是我带人修的。”这一句，便值他们赌这场仓战。无名与石狼护着慧真往后撤，顾三更在沟外听见前门木闩碎裂，立刻喝道：“别走原路，翻灰墙！”西仓侧墙堆着几排盐袋，顶到墙腰，正好成了临时梯。红叶断后，回手把桌上灯盏全扫进盐堆。灯油一泼，火先小小蹿起，随后沿布袋口往上爬。盐本不怕烧，可仓里还有酒和木桶，这一乱足够拖住追兵。无名背起慧真翻上灰墙时，脚下能感到老人骨头轻得惊人。可这副瘦骨里装着的，却是洗心寺真正的门路。翻出仓外后，众人一路钻进佛脚后林。身后仓火已亮，追兵吹哨和叫水的声音混成一片。小林扶着那对苦主走在前头，回头看了无名一眼，眼神和初见时全不一样。那时他只认报仇，如今真把人从刀口里拖出来，才明白“护住人”比“砍倒人”更难。慧真在林里歇了口气，摸出僧衣里缝着的一片薄羊皮。上头画着洗心寺地窖、后井和水门的粗图，还有几处守钟人不会轻易离位的暗角。他把羊皮交给无名，道：“赵七改寺时怕工匠知道太多，做完便杀了大半。老衲能活，是因装疯装聋。如今寺门若要再开，老衲这张老嘴也该有个用处。”夜色一点点压下来，林中潮气重得很。无名展开那张羊皮，心里终于看见总坛外壳上的真缝。赵七一路逼他从槐花村走到这里，以为自己掌着节拍，实际上也把藏在水仓、坟地、驿站和旧寺里的所有旧人旧事都翻了出来。顾三更把竹杖往地上一插，道：“救人这一步迈出去，后头便不是四个人找赵七算账，是一群被他压过的人去要回自己的命。”红叶靠着树，肩伤还在隐隐作痛，却也点头。无名知道，地窖图既到手，洗心寺前最后那层壳，也该动了。

第023章_地窖分刀

第023章 地窖分刀 洗心寺西侧山脚有条旧排水洞，慧真说当年修地窖时，工匠便从这条洞里运石灰和木料。赵七占寺后把洞口封了大半，只留一人能爬进的缝，还在外头布了两重暗哨。无名一行依图摸到洞前时，月色刚升，山风把寺里挂着的风铃吹得断断续续，听着不像佛寺，像一处专门给死人报信的岗楼。红叶先用铜牌骗过了最外一重水门暗哨，杜平与石狼则带着愿意反水的几名旧部埋在林下，只等

里头真乱起来便冲门。无名知道，这一步若走不稳，洗心寺外头的同盟还没进场，里头先会把他们夹死。排水洞里尽是潮泥和烂木味，四个人伏身爬了十几丈，才进到一段能直起腰的地窖甬道。甬道两侧点着隔几步一盏的小油灯，火头压得低，照出墙上一层旧盐霜。慧真指着前头岔岔处，低声道左边通后井，右边通库房，再往里才是守钟人值房。无名正要领人往右，甬道深处忽然传来争吵声。声音不大，却带着压不住的火。红叶贴墙听了听，脸色一沉：“是楼里自己人。赵七把外头丢货、死人的账全压回来了。”无名心里一动，知道这或许正是把裂缝掰开的时机。他们沿甬道逼近，只见前头一间地窖库房门开着，里头站着十来个血衣楼旧部，分成两拨。一拨是跟石狼暗里来往过的人，领头的叫鲁尖，原先看管钟楼；另一拨则是赵七派来看守内库的亲信。两边刀都出了半截，却还没真拼。赵七那拨人手里拿着一卷新写的令帖，口气极硬：“七爷说了，只要交出无名、红叶和叛出去的石狼，旧人一概不追，地窖里这些银和路数还照旧分。谁若多管闲事，明日便挂在钟楼下当风铃。”鲁尖等人显然心动又犹疑。楼里人混到这一步，很多时候不求公道，只求还能活。无名知道不能让赵七这话落稳。他从阴影里走出去，站在两拨人中间最容易被围的位置，声音压得不高，却够每个人听见：“你们交出我，赵七也不会留活口。独松岭那批押货人、水仓那批守仓人、青梧驿那批见过事的人，全被他自己送上了死路。裘四都没留，你们凭什么例外？”这几句话像刀尖挑开脓口，库房里那些旧部脸色齐齐一变。有人显然已听说裘四在荒城失手，也听说铁佛渡口的船翻了。赵七这阵子连着灭口，压得人人心里发凉，只是还没人敢把这层皮挑开。赵七亲信里那名领头的先反应过来，张口便骂：“他在乱你们心！”话音刚起，红叶已从侧边甩出一枚短针，针不射他人，只钉在他手里那卷令帖上。令帖被带飞，摊在地上，最下头赫然多了一行小字：地窖旧众若有异动，就地杀绝。那字迹是裘四记账的手，许墨在后头一眼认出，立刻喊破。库房里那点还强撑着的秩序顿时崩了。鲁尖猛地抬头，眼里一股压了太久的狠终于冒出来：“原来我们全是他留给边镇军头的祭品。”一句话未尽，他已先朝那名亲信扑过去。地窖狭窄，这一扑便像点了火，十来个人同时拔刀，内库立刻成了封喉的死巷。无名没有站着看他们互砍。他先拉着小林与慧真退到侧壁，护住图和人，随后专找赵七那拨亲信动手。地窖地方小，刀一长便吃亏，他仍以刀鞘近身撞击为主。红叶则沿墙走线，谁想借乱扑向慧真，谁先被她针线缠住脖腕。小林第一次在这样逼仄的地方拼命，耳边全是喘息、铁器和血滴在砖上的声。他照无名教的，不追着一个人砍到底，只守出一条给自己人过的路。顾三更守在甬道口，竹杖一起一落，把想从外头支援进来的两名守卫全堵死在门外。地窖里的人越打越明白，这已不是替谁守钱守路，而是替自己争条还像个人的活法。半刻后，赵七亲信那拨已死伤过半，剩下的人不是跪着求饶，便是扔刀往后井方向逃。鲁尖肩上吃了一刀，血把半边衣裳都浸透了，眼里却亮得很。他把带血的刀插在地窖砖缝里，朝无名道：“今夜起，我不替赵七守钟楼了。后井那边还有一拨人，我带我的人去截。你们走古道去水门，别让他们把风铃全敲起来。”无名看着这群刚才还在犹疑的人，只觉得赵七最稳的地方终于从里头裂开。石狼和杜平这时也从排水洞带人摸进来，见满地尸血，脸上既惊又定。楼里人心这把刀，到底还是朝赵七自己转过去了。地窖里血腥气重得发苦。无名蹲下身，捡起那卷带灭口命令的令帖，收进怀里。他知道，到了这一步，洗心寺已不只是一要攻，而是能从里头拆。顾三更听着寺中风铃声还未乱，便道：“赵七还没发现地窖翻了，最多再有一更，便会有人沿古道巡下来。”慧真也点头，说古道上的风铃哨是总坛最后一层耳朵，只要把那层耳朵剪掉，水门和钟楼便能同时动。无名抬头望向地窖尽头那条通向山门阴影的甬道，知道真正的决战已经不远。今夜地窖分刀之后，谁还替赵七卖命，谁又愿意活成个人，寺里的人都得自己选边了。

第024章_风铃古道

第024章 风铃古道 洗心寺西北有条贴山古道，旧年香客上寺都走这里。赵七占寺后，把古道改成了风铃哨路，每隔一段挂一串铜铃，再藏一名守路人。平日风一吹，铃声杂乱，外人很难分出哪里是自然响，哪里是人手示警。慧真说，若让这条古道上的铃一齐响起来，山门、水门和钟楼都会在半刻内警死。无名便把今晚最后这步落在古道上。鲁尖领着愿意反水的旧部去缠后井和钟楼，石狼、杜平守排水洞接应，顾三更、红叶、小林和无名则上古道剪铃。月色被山云压得很薄，古道边尽是老柏和残碑。第一串铃挂在一株歪脖树上，铃下守着的不是明哨，而是一个躺在草里装醉汉的刀手。无名趴在石后盯了一会，直到那人酒葫芦口朝下也不见酒滴，才确定有诈。他冲小林比了个手势，自己绕到上风口，红叶则从树侧摸近。两边一动，那“醉汉”果然弹了起来，袖中短刺直奔铃绳。红叶先一步甩线缠住他手腕，无名贴近一掌拍在其胸口，把人撞进树根阴影里。小林扑上补了一记剑鞘，守铃人连声都没来得及出，便软了下去。第一串铃被顾三更用棉布塞住，风还在吹，铃却再也说不出话。古道越往上越难。第二重哨藏在残碑后，两人一明一暗，铃绳还牵着石槽，一旦强拽便会把半坡碎石都带下去。无名盯着那石槽看了几息，便知不能硬剪，只能让它自己失准。他让小林在下头用碎石投远处枯枝，先引明哨转头，自己趁机沿碑背攀上去，把石槽底那截最细的木楔轻轻挑松。风再一吹，石槽自己往旁边偏了寸许，铃绳便不受力。红叶这才近前，一刀切断主绳。整套机关无声瓦解，只在夜里落下几粒细石。小林看着这一串手法，低声道：“原来守路也能这样拆。”无名道：“能不让铃响，就别靠命去堵。”第三重哨最凶，守的是个练过刀的老手，脚下位子正卡在古道最窄处，背后就是断崖。他显然已觉出山里不对，没等人近前便主动敲了半声铃。铃音刚起，顾三更已从后头喝了一句：“左脚虚，右肩硬。”无名应声而上。那人刀法沉，专守半身，不肯让出位子。无名前两招都只在试步，第三招时才忽然压低肩线，整个人斜切到崖边，像要和对方换一个最险的位。守哨老手果然不肯让路，刀身横着封来。无名等的正是这一下，刀鞘顺势卡住对方手腕，脚下一别，把人重心送向自己先前看好的那块松土。老手脚下一空，半身一歪，铃绳便从掌心滑脱。红叶趁机扑上，棉布塞住残响，古道又归于死寂。一路剪到山腰，风铃已哑了七成。最后一重哨在一座废经幢旁，守着的人不是陌生刀手，而是昔日血衣楼里教过无名认风声的旧前辈，人称齐哑巴。无名看见那人时，脚下停了一停。齐哑巴也认出他，眼里没有怒，只有一股被岁月磨钝的疲惫。他不说话，只抬手比了个“回头”的手势。无名明白，这是让他别再往前。两人隔着残幢对了几息，最终还是齐哑巴先抽刀。他不替赵七说一句话，却仍站在这里，便说明这最后一层哨必须靠刀解。顾三更没有出声，像把这一点旧账留给无名自己断。齐哑巴的刀不快，却每一下都贴着人最难防的线。无名与他交手不过五六招，便想起许多旧年训练时挨过的木刀和耳边的训斥。那时候他还没学会怀疑，只知道刀快些，人就能活。如今再接同样的招，心里已全不是旧样。齐哑巴一记斜劈落空，脚步却仍稳。无名没有顺势取喉，只在刀鞘上一翻，重重敲在他持刀手肘。老人的刀脱了手，人往后退了两步，背靠着废经幢站住。无名没有再逼，只把地上的铃绳踩断。齐哑巴看着他，喉头动了动，终究一句话都没有，只朝山下偏了偏头，像是在说，路给你开了，后头的命自己去拿。天快亮时，古道上的风还在，铃却全哑了。山顶洗心寺的轮廓在晨曦前头像一头蹲着的黑兽，檐角和钟楼都压在冷色里。小林抹掉脸上汗，手心还有与齐哑巴交手时替无名挡来的血；红叶靠着残幢换了口气，肩伤又隐隐作痛；顾三更站在古道尽头听寺中动静，慢慢道：“耳朵剪完了。”小林望着寺门，忽然低声问无

名：“若今夜真见着赵七，我要不要替家里那口气把人杀了？”无名看着山下还没散尽的夜色，答得很慢：“先守住自己该守的人。刀若只拿来还恨，到头来只会把人变成赵七那样。”小林听完没有再问，只把剑背带重新勒紧。无名抬眼望向寺门，心里那股翻了二十多章的旧债、村庄、人命和黑银，到这一刻终于全收成一线。天一亮，他们就要从水门和古道同时进去。再往前，便是赵七。

第025章_古刹开门

第025章 古刹开门 天边第一线白刚擦上山脊，洗心寺外的晨钟还没敲，水门已先动了。杜平持着从渡口抢来的铜牌走在最前，慧真低头装成旧寺杂役，红叶与无名贴在门影两侧，石狼带着几名反水旧部守在更外层。风铃古道那边的哨已被剪哑，守水门的人还当今晨和往常一样，只听见两声按旧规敲出的短铃，便把小窗推开半指。杜平趁这一线缝，直接将铜牌塞进窗下凹槽。里头守门僧卒才低头去辨，红叶的细针已先透窗而入，钉住了对方喉间。无名顺势一把推开半扇水门，把最里那人拖进暗影里，门缝便这样无声裂开了。寺里旧年僧舍和后来扩出来的库房混在一处，灰墙黑瓦，地上都是多年没人清过的落叶。可只要耳朵没全聋，仍能听出这里和寻常荒寺不一样。墙后有人换岗，廊下有人磨刀，连佛殿前扫地的人都脚步偏轻，像随时能从扫帚里抽出兵器。无名知道，一旦第一口气拖不住，整座寺便会像被踩着尾巴的兽，一下全醒。他领着人先摸向后院门杆，准备从里把水门彻底打开。小林与鲁尖那边则按约定，从古道断下山门侧的小锁链，只等门声一起，外头愿意反水的人便会冲上来。后院门杆比想的更沉，显见赵七早防着里应外合。无名和石狼刚把木门抬起半截，钟楼方向便有一声极短的铜哨响。不是风铃，是人。有人还是觉出了不对。下一刻，后院长廊里冲出四名黑衣刀手，领头的是赵七近身护卫阎顺，手里一对短刀专打门口。无名没有回头去看水门是否全开，直接迎着阎顺撞上。短刀最怕贴身，他便一步抢进对方刀圈，刀鞘先压右腕，再以肩肘撞胸，逼得阎顺退进廊柱。石狼则死命把最后半截门杆抬起，红叶手里的细线一甩，正缠住另一名刀手脖颈，把人硬拽得撞在门环上。门外已经隐隐传来脚步和兵刃声，说明小林那边也动了。阎顺到底是赵七养熟的人，吃了无名一撞仍不乱，左手短刀贴着柱子反挑，差点削中无名腕筋。无名顺刀势翻腕，旧刀终于真正出鞘。刀光一亮，院里空气像立刻紧了半寸。阎顺看见这把刀，眼神先是一缩，显然也认得。两人都不再留。无名第一刀并不求快，只求把对方逼离门杆。刀背厚，力道足，一劈下去，廊柱上旧漆都震裂。阎顺被迫横刀硬架，手臂当即一麻。就在这一麻之间，水门外轰地一声，石狼和杜平已把整扇门完全拉开。外头等着的旧部、苦主和顾三更安排的接应人潮水般涌入寺中，古刹终于被从里头开了口。门一开，洗心寺外院立刻炸成两片。愿意反水的旧部先扑向钟楼和偏廊，赵七死士则死守中轴，不让人往大殿逼。小林带着许墨和阿骆从侧廊杀进来，旧剑上全是血，却还能稳稳护着后头抬着伤者的苦主。红叶则专挑楼里信号和火把下手，一根根细线挂过去，廊下悬着的讯旗接连倒地。顾三更没有冲最前，只站在水门内听全寺动静，哪边一乱、哪边要塌，他一句话就能让人改路。整座寺像一张原本绷得极紧的网，被他们从水门这角撕开后，所有绳结都开始乱颤。可赵七也不是坐着等死的人。山门那边忽然鼓声大作，七八名穿血色短袍的死士从正殿台阶冲下，人人脸上罩着黑布，不求退路，只求用最短的时间把冲进来的外人重新压出外院。鲁尖领着钟楼那拨人刚占住半截阶，便被这群死士硬生生顶了回来。小林也被一人一刀劈断了剑鞘边木，手掌震得发

麻。外院那些被救出来的苦主和水路旧部若在这里一乱，刚开的水门立刻会变成堵死自己的窄口。无名一眼扫过去，便知这些人不是普通守院刀手，而是赵七留到最后一层的血衣内档。若外院在这里被堵死，水门开了也等于白开。无名抹掉额角血，朝众人喝了一声：“守住门，不要散！”他提刀冲向台阶时，晨光正好越过寺墙，照在大殿前那层层石阶上。石阶旧年本该积香灰和晨露，如今却全被脚印、血和碎旗染透。赵七没有露面，只在大殿深处放下一句冷硬的号令：“外院不要了，把人全压死在血阶下。”这声音隔着佛殿和晨风传来，仍带着无名极熟的味道，像一个永远先把账算完再说话的人。无名听见这句，心口反而定了。赵七既然已退进大殿，便说明外头的壳已经被他剥掉大半。眼前这一场，只要血阶守住，洗心寺的门便算真被打开了。门后这些人若还能站着，赵七今晚就算真败了一半。水门后那些刚逃出生天的人，也才算真正见到活路。外院的生死、槐花村那三百口人和柳氏旧坟下翻出来的黑账，到这里都只剩一个落点。赵七就在殿里，躲不过去了。

第026章_大殿血阶

第026章 大殿血阶 血色短袍的死士一压下来，洗心寺外院立刻像被铁耙从中间犁开。那些人不护自己，只护往下冲的节奏，刀路全奔着最容易把人群冲散的地方去。无名刚踏上第一层石阶，迎面便撞上三把刀，两横一直，像一堵专为截他立起来的墙。他没有退，刀鞘先挡直刀，身子贴左侧石栏借力一撞，把最边那人撞得半身离阶，随后旧刀才从刀鞘里真正放开，沿着对方腋下那条最短的线切进去。第一人倒下时，阶上血已顺石缝往下流，踩上去又黏又滑。赵七把死士全压在正殿前，小林和鲁尖那边的压力便一下重了。鲁尖带着钟楼反水旧部守在台阶左翼，先前还能靠熟路挡上一阵，如今死士一来，旧部里有人明显心里发虚，脚下开始往后缩。顾三更没上正阶，只站在左翼廊口听风。谁要退，他竹杖便先点在谁脚边，像把人又钉回原地。他嘴里只说一句：“再退一步，你后头的人就得替你死。”这话比喊杀更管用。那些原本摇摆的旧部看见小林一个少年都在最前头守住伤者和苦主退路，脸上那点恇意先冒出来，刀也跟着稳了。红叶则在右翼廊下游走，专断死士的传信与合围。她肩伤未好，硬拼不占便宜，便把细线和药粉全用在最险的地方。谁若想借廊柱翻到无名背后，她的线先缠脚；谁若在高处举火示警，她的针先扎手。石狼与杜平守着水门口，把新进来的苦主、伤者和不愿再替赵七卖命的旧部一批批往侧院送。小林在这当口终于做出和最初全然不同的选择。一个血衣死士被他砸断了手，瘫在阶边还想扑向后头妇人。小林原可以一剑鞘打碎其喉骨，手已抬起，却还是改砸在膝上，把人踢到石栏外。无名余光扫见这一幕，心里一紧，又慢慢定下。少年终于知道，护人和泄恨不是一回事。死士头目是个高大汉子，戴着黑布面罩，只露一双灰眼。他看出无名是台阶上真正的钉子，便连发三次手势，让人以尸压人。两具死士尸身被同伴直接推下石阶，带着血滑向下层，逼得守门的人不得不闪。无名一脚踏住尸身肩窝，借这股滑势往上掠了两层，正好避开头目从高处压下来的那记重刀。那人刀重势沉，砍在台阶边石栏上，火星直溅。无名不和他硬拼第二下，反而扭身切其握刀手肘。头目缩肘极快，还是被刀尖划开一道长口。他眼里第一次闪出一点真正的惊怒，灰眼像两粒钉子死死钉在无名脸上。台阶下此刻已成硬仗。许墨和慧真带着能走的苦主往偏殿撤，沈掌柜不知从哪摸了两坛酒来，砸在回廊转角，把一条最窄的追路先点成火线。顾三更听见钟楼那边又有新脚步，便知鲁尖挡得吃力，终于提着旧柴刀踏上左

翼石阶。老人一出刀，刀背仍比刀刃先到，专敲关节和膝骨。那些年轻死士起初还不把这瞎老头放在眼里，等三四人接连被敲碎步点，才知道钟楼前这层老骨头比谁都硬。顾三更一边出刀，一边朝台阶上喝道：“别只顾看眼前，赵七还没露面，他在等你们打烂自己。”这句话像一盆冷水兜头浇下。无名猛地醒过来，明白赵七故意把最狠的死士全丢在血阶前，不只是为挡门，也是为拖时间，好让自己从别处转位。头目这时已再度压上，刀势比先前更沉。无名收住乱念，忽地把半身让开，故意露出身后一步空阶。头目果然追着那空当狠斩，脚下多送半尺。无名顺势贴着他刀身滑过去，肩头一撞，手中刀鞘重重敲在其后颈与脊骨交界。高大头目一个踉跄跪倒，整个人前扑到石阶上。无名没补第二刀，只一脚把他踢下台阶，让后面冲上的死士阵形先散。台阶一散，血阶上的气势就断了半截。鲁尖那边趁机抢上钟楼中段，杜平也把右廊压回了水门一线。红叶翻进正殿侧窗时，眼角忽地一缩，朝无名喊道：“后井！”无名心里一动，几乎同时听见正殿后院传来一声孤零零的铃响。不是风铃，是单独的手铃，短而尖，正是赵七往后井那边换位时常用的信号。无名不再恋战，反身便往正殿侧廊切去。经过偏院井栏时，脚下有一物被血和水冲到石边，撞在他靴尖上。他低头一看，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攥住。那是一支旧银簪，簪头海棠花纹已磨得发亮，和他木盒里藏了三年的那支正是一对。无名弯腰捡起银簪，掌心一下冰透。赵七把这东西带到洗心寺，不是为怀旧，是为告诉他旧案到现在还在赵七手里攥着。井栏后那条回廊一片黑，赵七多半已从那边退入更深处。无名握紧银簪，耳边仍是血阶上的喊杀和风里散来的火味。可到这一刻，所有声音都像退远了。他知道，赵七终于肯正面见他了。

第027章_井栏对影

第027章 井栏对影 后井院比外头安静得多，像整座寺的血气都被隔在几道回廊之外。井栏是旧青石砌的，边上长满苔，几株枯竹贴着墙根发出细碎摩擦声。无名提着那支成对的银簪，沿回廊一步步逼近。井绳还在轻轻晃，说明方才有人在这停过。转过第二道廊角时，赵七终于站在院心。三年不见，他衣着比从前更像个能写账的斯文人，袖口洁净，连鞋边都没沾多少灰。只是眼里那层算计更深，也更冷。他低头看了一眼无名掌中的银簪，像看见一笔拖了太久的旧账终于翻到最后一页。“你还是走到了这儿。”赵七开口，声音不高，像许多年前在楼里分派差事时一样平稳。无名没有答，先把那支银簪与自己怀里那支并到一处。花纹正好对上，连磨损的位置都能接起来。赵七看着这动作，嘴角勾出一点没温度的笑：“程千山那对簪子，我留了一支，等的就是你认出来。”无名抬眼看他，声音发沉：“柳氏那单，是你伪的信。”赵七点头，痛快得让人心里发冷：“是我。程千山拿着军饷黑账想找门路自保，我给过他活路，他不识抬举。柳氏守着地形图和孩子，你出刀最稳，我自然让你去。”这几句话像把旧疤彻底撕开。无名胸口那股压了三年的东西，到这时反而沉得更实，没有炸，只是一寸寸往骨头里压。他看着赵七，道：“你让我杀她，不只是灭口，也是要把账和孩子一起逼出来。”赵七摊开手，像在讲一件再明白不过的买卖：“江湖上做事，总得把活干干净净。柳氏若真肯交账，何至于死？你若当年肯多问一句，也许还来得及。可你不问，因为你那时和我一样，都觉得人命能算。”他说着往井栏边退了半步，眼神却始终没有离开无名的刀。无名知道，这是赵七最会用的法子，把别人的罪意也一起编进自己的网里，好像所有肮脏都能均摊。无名不再跟着他的话走，提刀便进。赵七袖中滑出一柄细长窄刀，

刀身偏薄，正是他从前最惯用的路数，快、准、阴，专走关节和喉线。两人在井栏边第一次撞刀，声音不大，却像两块冷铁狠狠咬住。赵七比从前更会算位，第一刀不取命，只逼无名退向井边滑苔，第二刀便顺势找膝弯。无名早知他这一套，脚下半转，刀鞘先顶井栏借力，把整个身子从滑地上甩开，反切赵七肋下。赵七躲得极快，窄刀沿他刀脊滑下，擦出一串短火星。院里枯竹被风压得乱响，像有人在暗处替他们数拍子。廊下这时又闪出两名赵七亲信，显见他也怕单独对刀。无名刚想先拆两侧，红叶的针已自回廊暗处飞到，一针封眼，一针割腕，把那两人全逼回柱后。她没有露面，只留下一句：“后头没人了，快断。”外头血阶与钟楼的杀声仍未止，说明众人还在替他争这点工夫。赵七显然也听见了，眼底终于露出一丝急意。他刀势一转，更阴，也更狠，专挑无名右手和左臂旧伤走。无名却在连番交手里看得更清。赵七算得再精，到底还是怕外头那张网彻底断掉。他已没有退路，所以每一刀都比从前更想赢。“槐花村那张名单，也是你写的。”无名挡开一记窄刀，逼问。赵七笑了一下：“当然。你若躲在别处，我还未必费那许多心。可你偏要在村里种地，种得像真想把自己活成个庄稼汉。你越像个正常人，我越得杀你。因为你活着，便总有人会想起楼里的旧账还能翻。”这话说完，他手里窄刀忽地贴井栏一绕，借石栏反弹改路，险些擦过无名咽喉。无名后肩撞上井架，木架震出一串空响，心里却比刀锋更冷。赵七不只要他的命，他还早把槐花村三百口人全写进了自己的账里，只因那些人见过无名过正常日子。院外忽然有一阵更大的风卷进来，带着血阶和火油的气。赵七像听见了什么，目光朝北面残钟楼偏了偏。无名立刻明白，那是他预备的后手。赵七今夜若败，不会死在井栏边，他还留着更险的一段路。无名刀势立刻加重，不再只守，只求把人压住。赵七被逼得连退三步，背已贴上井沿，却在此时抬脚踢断了井绳。粗绳一断，吊桶砸进井里，哐地一声深响。院外钟楼那边像被这声暗号催醒，残钟忽地发出半截沉闷轰鸣。赵七眼里那点急反而定了，冷声道：“你想要旧账，那便上钟楼来拿。无名，今夜我们只留一个能下楼。”话音未落，他已借回廊阴影翻出后院，往残钟楼方向疾退。无名没有半点犹豫，提刀就追。井栏后这段对影，到此终于把所有遮布都扯开。旧案是赵七做的，槐花村名单也是他写的，柳氏那一刀从头到尾都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一笔他精心算过的买卖。如今这笔买卖，终于要在残钟楼下结清。

第028章_残钟对刀

第028章 残钟对刀 残钟楼立在洗心寺后半山，楼身早塌了一角，只剩半面钟架和一口裂开的青铜旧钟悬在斜梁上。赵七一路退到这里，脚下竟没半点乱，像这地方他早踩过无数回，哪块砖松、哪根梁会断，全在心里。无名追到钟楼前时，天色已全亮，山风穿过裂钟，吹出嗡嗡的空响，像有人在铜腹里低低哭。楼下全是碎瓦和断木，稍不留神便会绊脚。赵七站在半斜石阶上，窄刀横在身前，道：“你记不记得，我们年轻时最后一课，老楼主让我们在雨夜踩烂瓦比刀？”无名不答，只看他脚下那片被风吹得晃动的残板。赵七最可怕的从来不是刀快，而是他总能把地方、时辰和人的心一起算进刀里。第一刀起时，他便不是冲喉口去，而是借裂钟回音扰无名判断，刀锋贴着钟绳一掠，逼无名先换脚。无名这些天在山路、坟地、驿站和血阶一路打下来，脚下早和三年前不同，不再只求最快，也更知道哪里不能踏。他让过这一步，刀身不和赵七窄刀死咬，反而借钟楼石柱一转，把自己和那口裂钟拉成一线。赵七想用

回音乱他，他使用铜钟挡去一半刀路。两人刀来刀往，不过十几招，钟楼四周碎木已被切得乱飞。赵七越打越冷。无名看得出，他想要的不是一个高下，而是把自己逼回旧日那种只会顺着杀路往前冲的状态。窄刀数次从最阴的线探来，都像在说只要你再快一点、狠一点，便能赢。可无名现在心里装着的不只是赢，还有槐花村的井绳、阿豆的木马、小林在血阶前护住人的那一下，和柳氏断碑下埋着的旧簪。这些东西让他的刀慢不了，却也再不会像从前那样只剩杀意。赵七显然也觉出这一点，忽地冷笑：“种了三年地，真把你种软了。”说着一脚踢断楼边残栏，借塌木往下坠势逼无名跟跳。无名却只退半步，刀鞘一挑，把塌木送向赵七自己脚底。赵七身形一晃，第一次露出真正的失衡。山风忽地从裂钟腹中灌下来，铜音被吹得发闷。无名在这股闷响里想起很多年前那场雨夜，自己也曾站在烂瓦上，只认最快的落脚和最短的杀路。若是那时，他多半早顺势把赵七送下断梁。可这一路从槐花村到洗心寺，他学会的偏偏是另一件事。刀不是只拿来替旧账盖棺，也可以拿来把还活着的人从烂账里拽出来。这个念头在心里一落，他握刀的手便更稳。赵七眼里的那点疯狂反倒更深，像终于看明白无名已和当年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两人从楼前打到楼内，再从楼内打到裂钟下。钟绳垂在中间，像一条早烂了的蛇。赵七一刀切断钟绳尾端，整口残钟顿时低了半尺，铜腹斜压下来，逼得无名只剩两块能落脚的石板。外人若在，只会觉得赵七疯了，连自己退路也一起砍。无名却知道，这才是赵七最后的算计。楼已残，寺已破，外头的人心也散了，他索性把一切都押成死局，只要能把自己一并埋在钟下，赢输便还算他没输透。无名在那两块石板上连换三次脚，旧刀始终不离胸前三尺，把赵七的窄刀一下一下往外磨。“柳氏那孩子呢？”无名在刀光最紧时忽然问。赵七眼神一跳，像没料到他会在这当口提这个。就这一跳，已足够。无名刀鞘先压住窄刀，旧刀跟着往前送半寸，正切开赵七右腕一线。血立刻涌出来，窄刀力道也散了三分。赵七后退，脸色终于难看起来，却仍咬着牙笑：“活着。活着比死更值钱。你若想找，先从我手里把命拿过去。”他话虽硬，脚下已开始借裂钟与残梁找同归的位。无名看得很清，赵七这时候说什么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人一旦抓住机会，真会拉着整口钟一起塌。风忽然更大，楼外有人在喊无名的名字，声音被铜腹和山风切碎，听不真。大概是顾三更，也可能是红叶。无名没有回头。赵七趁这一瞬从腰后摸出最后一枚薄刃，直取无名左肋。无名肩线一沉，任那薄刃擦开衣料，人却整个人撞进赵七怀里。近到这地步，赵七窄刀再快也转不开。无名一记肘击砸在他胸口，再以刀鞘硬卡其伤腕，把人逼到裂钟下最后那截断梁边。赵七背后便是空处，断梁下是十几丈的乱石和半塌钟架。可他仍不退，反而抬脚勾住那截本就裂开的梁木，眼里露出一把全世界都拖下水的狠意。“你不是不想杀人吗？”赵七咳着血，声音却还带笑，“那就陪我一起死。”脚下一声闷裂，断梁果然被他勾得往外滑。整口裂钟连同半边钟架同时发出低沉哀鸣，朝二人这边压下来。无名在那一瞬能做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立刻抽身，让赵七连人带钟砸下去；要么逼近一步，把人从钟下拽开，同时给自己留出一线活口。风、铜音和碎木塌裂声一齐灌进耳里，像把三年前到今夜所有死人和旧账全压到这一息上。无名没有再犹豫，刀势和身体同时往前送去。

第029章_废楼留命

第029章 废楼留命 裂钟塌下来的那一刻，铜腹、断梁和灰尘把整座残钟楼都埋进一片混响。无名不是往后撤，而是先一把扣住赵七胸口衣襟，把人从断梁边硬拽回半步。正因为这半步，他自己也被塌落的钟梁擦中肩背，整条左臂一阵发麻，脚下石板更是直接裂开。赵七显然没想到他会在这时还拉自己一把，眼里那层狠先裂了一道缝。无名没有给他回神的工夫，旧刀倒转，刀背重重敲在他握刀右腕上。骨头碎裂的闷响几乎被铜钟余音吞没，窄刀应声落地。赵七抬脚还想踢人同坠，无名已先一步切进他下盘。刀刃没有往喉咙去，而是沿膝后筋骨一抹，再反手挑断另一腿的筋。赵七整个人当即跪倒在碎木和铜屑里，脸色白得像被钟灰扑了一层。无名喘得很沉，肩背和左臂都在疼，却还是提着刀站在他面前。赵七挣了两下，想再起，双腿已不听使唤。他抬头看无名，眼里第一次露出一种不敢信的神色：“你……不杀我？”无名把刀尖停在他喉前，声音比山风还硬：“你欠的命太多，死得太快反倒便宜。你这双手、这双腿往后再也使不了刀，活不活，自己受着。”这不是宽恕，只是另一种更重的判。赵七盯着他，嘴角抽搐了几下，想笑却笑不出来。外头脚步声已近，顾三更、红叶和小林先后冲上残楼边缘，看见赵七跪在碎钟下，全都停了一瞬。小林手里剑鞘还沾着血，眼里那股追了半程的仇火冲到这一步，反倒不知该不该补上一下。顾三更听了两息赵七的喘声，低声吐出一句：“废得好。让他活着听自己一身本事烂掉，比一刀快。”红叶则弯腰捡起赵七落下的窄刀，顺手折断，像折断楼里最后一根替他撑着脸面的细骨。赵七双手废了，腿也废了，却还想用指甲去够地上那半截断刀。无名看着他在铜灰和血水里一点点挪，心里没有半点快意，只觉得这人终于活成了他自己最怕的样子。赵七靠着算计别人活，算到最后，身边连一个肯替他扶一把的人都没有。楼外那些还在拼命的人也不是为他这个人，只是怕自己先死。这种下场，比单纯死在刀口上更像报应。洗心寺这时已全乱了。地窖反水、外院开门、水路断绝，连赵七自己都折在残钟楼下，剩下那点死士再狠也撑不起整座楼。石狼和杜平带着旧部把总坛内库封了，许墨正和几名苦主清点暗册、账页与铜牌，准备分开送走，免得再被一把火全烧净。慧真则领着活下来的僧仆和苦主从偏院往外撤。山风里火味越来越重，显见正殿那边已经起了火。无名最后看了赵七一眼，把那对旧簪和程千山账页一起塞进怀里，转身就走。他没有半点接掌血衣楼的念头。这样一座靠杀和脏银立起来的楼，留着只有继续害人，散了才算干净。下楼途中，他们在后井边找到了血衣楼完整暗册。册子比想的更厚，记着多年来的买卖、人名、价钱和灭口记号，翻到中段还有槐花村那张名单。无名把那页单独扯下，揉皱后塞进井火里，看着纸边一点点卷黑。别的账册他没毁，全交给许墨和那几名苦主。该送官的送官，该送到边镇军营和受害人手里的送过去，哪怕这世道未必真有人替他们讨公道，至少不能再让赵七这种人把真相全压在自己库房里。顾三更看着那页槐花村名单烧净，眼里那点沉色才松了半分：“村里那笔账，算是先了。”红叶这时走到无名身边，把从赵七怀里搜出的最后一块铜牌递给他。铜牌背后刻着一句小字：旧人尽埋。无名看了片刻，手指一用力，直接把铜牌折成两半，扔进火里。血衣楼这些年最狠的地方，不是杀人，而是总想把见过它的人和事全埋进土里，像从不存在过。可今夜洗心寺一破，埋不住了。小林站在塌楼边，看着外院里那些扔刀投降或四散奔逃的旧部，忽然觉得自己追了这么久的“报仇”两个字，也许不只是把仇人砍倒。能让这些压在人命上的规矩一起烂掉，才算真正把刀用对地方。下山时，洗心寺背后的天已被火烧成一片发红。赵七还活着，废在碎钟和烂木中，往后会怎样，已不在无名心里占地方。顾三更在山道口停住脚，说自己不回槐花村，也

不再进什么总坛旧门，还是回西南茶棚守那口旧壶。红叶没有劝，只点点头。老人拄着竹杖往山路另一头走，背影瘦得像根旧钉，却比谁都稳。无名知道，这一别多半还会再见，只是不必再天天把刀提在一处了。红叶望着山下烟火，又看了看自己满是针孔和旧伤的双手，忽然道：“我也不想再给谁当刀。”无名听见这句，只点了下头。小林把剑背回肩上，问下一步去哪。无名望向北边那片离开多日的方向，答得极短：“回村。”

第030章_槐下归人

第030章 槐下归人 从洗心寺回到槐花村，走了足足七日。路上再没有像样的追兵，只有零散几个不知局势已翻的人撞上来，很快便被石狼和杜平引走。到第七日傍晚，老槐树的影子终于出现在村口时，无名脚下那点一直绷着的劲才松了半寸。槐花村还是老样子，村口磨盘边晒着几束豆秸，河边有孩子在赶鸭，王婶家的烟囱里正冒着细直的炊烟。可又不是老样子了。村道上多了两道新挖的浅沟，村口木桩也换成了更粗的，显见周大山这些天一直防着外人摸进来。阿豆先看见了他，抱着那只削了一半的木马愣在原地，随即扯着嗓子往村里喊：“无名哥回来了！”这一声把许多人都喊出来。周大山拄着锄头走在最前，看见无名身后还跟着小林和红叶，眼神先在他们兵刃和伤痕上停了一停，随后只问了一句：“村里没白等你吧？”无名喉头一紧，点了点头。老人这才慢慢吐出一口气，说回来就先进屋吃口热饭，别站在村口把孩子都看傻了。那种平平的口气，比任何安慰都更重。无名原以为自己踏进村时，得先把过去那层皮一把掀给所有人看，如今周大山一句话，却像先替他把门留了半扇。饭是在村长家吃的，还是粗面、豆汤和一盘炒青菜。可屋里多了不少沉默。王婶端汤进来时，看着无名肩背那道还没全收口的伤，终究忍不住问他这些天究竟去做了什么。无名把碗放下，没再像从前那样一句“旧仇”糊过去，而是把自己曾是血衣楼刀手、三年前错杀柳氏、赵七为何追到槐花村、自己为何必须离村去洗心寺的事，一件件说了出来。屋里很静，连阿豆都抱着木马不出声。无名说完时，心里反倒空了一截。藏了三年的东西真摆到桌面上，没有轻，只有一种该来的总算来了的平。最先开口的不是周大山，也不是王婶，而是阿豆。孩子抬头问：“那你以后还会去杀人吗？”这问题直得像根细刺，屋里几个大人都吸了口气。无名看着那双还没被世道磨脏的眼，答得很慢：“我不想再杀。若有人把刀送到村里来，我会挡住。”阿豆听不懂那些江湖旧账，却听懂了“挡住”两个字，便抱紧木马点了点头。周大山这才把烟杆在桌沿上轻轻一磕，道：“你那天夜里走，是怕连累村里。今天能回来，也是把祸挡在外头了。你从前做过什么，我们心里未必舒服，可你这三年在村里怎么过，大家都看着。”王婶抹了把手，也跟着道，谁家井绳断了、屋顶漏了、牛车陷了，最先伸手的都是无名，这些账她们也会记。这话并不热闹，也没有谁哭天抹泪，可无名胸口那块压了很久的石头像被人搬开了半边。村里人没法替他旧罪抹掉，却也没把他当脏东西往外赶。饭后他回到自己那两间土屋，院里落叶比走时多了些，石磨下压着的豆种还在，屋檐也被周大山让人补过一角。阿豆把那只木马又塞回他手里，说这回削完了，不许再忘在外头。无名坐在院门槛上，看着掌心那只歪歪扭扭的木马，忽然觉得比拿着刀更不知该把手往哪放。小林没有走。他在槐花村住下来的第二天，就把那口卷了口的旧剑挂到墙上，说自己想学刀，不想再只学怎么找人拼命。无名没有立刻应，只让他先下地翻土、挑水、劈柴。小林嘴上抱怨，手却一日比一日稳。红叶

则把村口那间空了许久的旧脚店收拾出来，换门板、修灶台、晒被褥，几日后便挂上一块新匾，写着“槐边客栈”。她不爱和村里人多说自己的旧事，只在夜里独自把针线和药盒排好。阿豆起初怕她，后来发现她会做糖渍山楂，便三天两头蹲在门口等。村里人也就慢慢习惯了，村口多了家客栈，院里多了个会认药会缝伤的女人。顾三更没有来，只在半月后让过路脚夫带来一壶新茶和一句话，说路口还得有人守，他就不进村吃饭了。无名把那壶茶放在灶边，心里知道老人这算是替自己选了余生。石狼、杜平和许墨等人则各走各路，有的去送账册，有的去带苦主认人，有的干脆彻底离开旧江湖。血衣楼散了，没有新楼主，也没有谁接过赵七那把烂刀。那些靠杀人和脏银撑起来的规矩，在洗心寺火起那夜就开始碎，往后碎到什么样，得交给别的人去看。入秋后的一天，日头很好。无名在田里锄草，左手那道从虎口拖到腕上的旧疤被光照得发亮，像一道终于晒在天底下的旧痕。田埂另一头，小林正照着他前几日教的步子练刀，脚下不再只往前扑，收得住，也站得住。村口那边，红叶把洗好的被褥晾到绳上，白布在风里一张一合。阿豆抱着木马在田边追鸡，追累了便蹲下看小林练刀。日子看着和三年前没什么两样，土还是那片土，河还是那条河，槐花开落也仍照旧。可无名心里知道，不一样的地方已经长进去了。刀没有再被埋在梁上，也没有再替别人去算账。它如今只用来告诉那些想把祸送进村里的人，这里有人会站出来挡。